



中華郵務局掛號認為立券新聞紙類

國

聞

周

報

章炳麟題

第一卷

第七期

子持

要目

東南戰爭面面觀

論近代廣告事業

辛丑條約之來源

關係戰事之文件輯要

慈禧秘紀

西班牙的梳子(小說)馬二先生譯

公展

蔡受百

炎

記者

清廷宮女口述
馬二先生潤色

嶠起東北之張作霖



民國十三年九月十四日出版

警一之事戰南東

紅十字會
救護傷兵



紅會醫院
治療傷兵



浙滬聯軍
後方情況



掀天漫地之江浙潮



美哉江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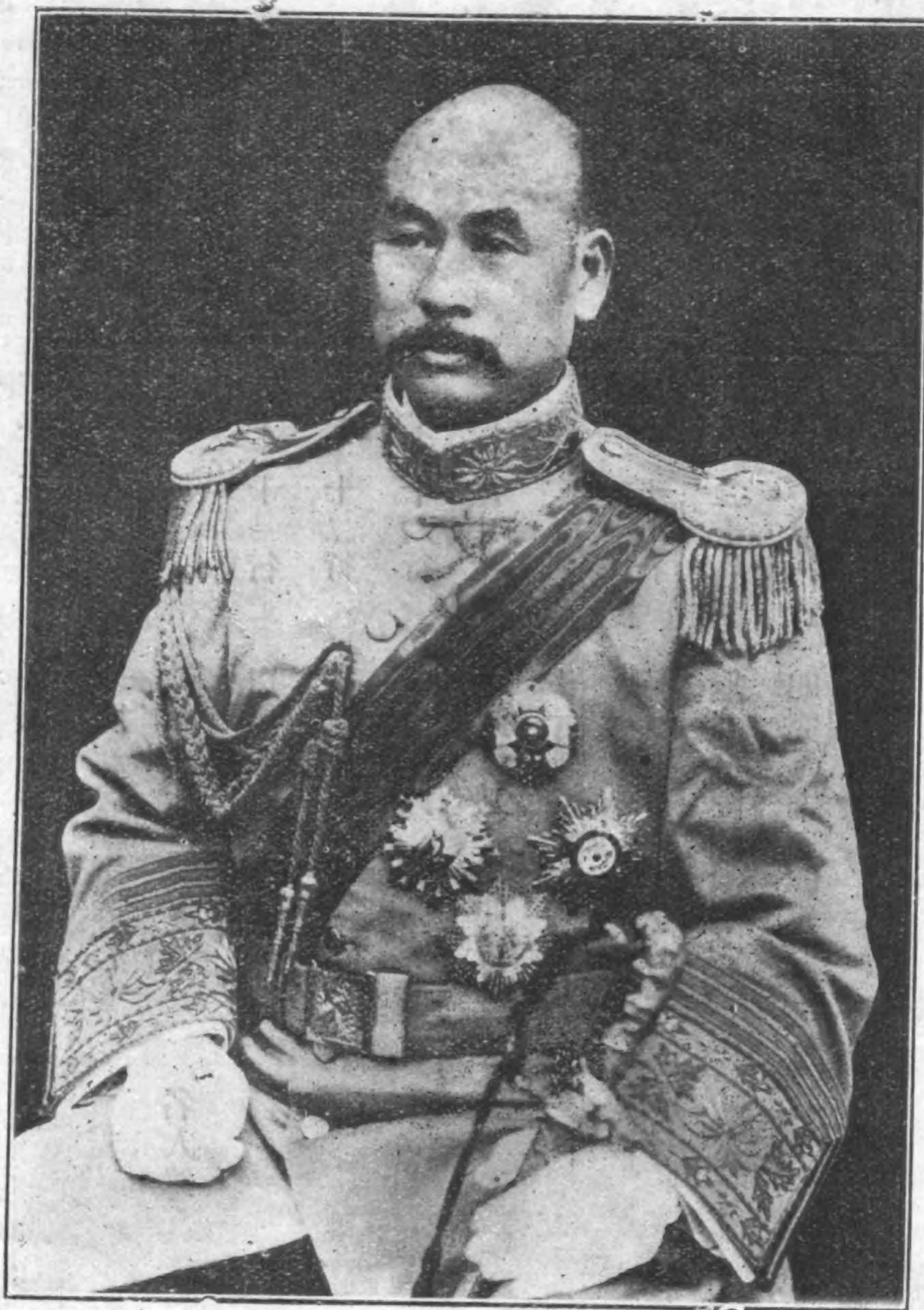


西湖韜光觀海



西湖蘇小墓

名人錄



何豐林

何豐林號茂如山東平陰縣人現年五十歲北洋

陸軍學堂畢業生袁世凱初練兵時何在小站充

軍職並兼陸軍教習辛亥革命時荐升旅長武漢

江甯兩役均與其事民國二年隨楊善德率師南

下充松江防守司令旋升浙江甯台鎮守使盧永

祥升任浙督何代理護軍使旋即實授是職至今

五年本月討曹戰事何任第一路總司令指揮滬

太方面軍事。

編 輯 者 言

△本報爲國聞通信社同人合作之另一事業、平日雙方兼顧、已覺繁忙、際茲戰事勃發、通信事務、因以煩重、故于本報或有編輯未善之處、諸希亮原、能加糾正、尤所歡迎、

△本期炎炎君所作「辛丑條約之來源」一文、預定刊登上期、惟因時局關係、京滬通信較遲、致一時未能列入、改插本期、留心歷史諸君、還望注意、

△時局擾攘、迄無寧日、環觀國內、幾無一省不有問題、四川雖僻處西陲、而戰事連年、未嘗稍息、尤足有供吾人研究之價值、下期本報將有關於四川方面極有價值之文字披露、謹以預告、

△江浙戰事發生、各界咸起恐慌、凡百事業、都呈停頓之象、同人在此時期、益自加勉、對於本報革新進步之問題、正在積極研究、務求使讀者興趣增高、下期起將有關於女子問題之文字、陸續發表、倘亦讀者諸君所樂聞歟、

目 錄

社評(國民對於大局應取之態度).....	收之
東南戰事面面觀.....	公展
論近代廣告事業.....	蔡受百
辛丑條約之來源.....	炎炎
一週間中外大事紀.....	公展
關係戰事之文件輯要.....	記者
十二年份全國新設公司一覽表(續).....	記者
自由論壇(江蘇人所造之戰因).....	吾賤
燕禧秘紀.....	清廷宮女口述 馬二先生潤色
西班牙的梳子(小說).....	馬二先生
前期勘誤表	



社評

國民對於大局應取之態度

政之

方江浙問題初起。記者即認為大局變動之機。不僅係東南一隅之事。曾於八月二十四日第四期本報社評中論之。今齊燮元攻浙之師。開火未逾五日。而東北已出師聲討曹吳。廣東已整軍進行北伐。甚至雲南唐繼堯亦有集會熊但各部。東下攻鄂之議。一髮牽之全身動。年來沈悶枯寂之大局。至是生氣霍然。齊燮元之力誠大矣哉。雖然吾今敢問國民。對於今次之變動與未來之時局。將執何種態度。

大凡共和國家所以異於專制政體者。多數國民直接間接主持政治是也。夫政治之為物。本為萬惡之源。苟由多數人所主持。以輿論為監督。取公開之態度。則即有罪惡。亦易於指擊而革除之。如名為共和國家而多數國民不解政治。不管政治。坐視少數人物。僭竊魁柄。亂國禍民。馴至憑藉私兵。妄肆征伐。舉國騷然。民生日困。則名實不符之共和政治。猶遠不及君主獨裁之有聖君賢相與民相安於無事也。今全國國民所深惡而痛絕者。豈不曰軍閥政客。然試問軍閥政客詎非國民一分子。軍閥之敢于作惡。政客之習於搗亂。又詎非國民對於政治消極放棄之所致。歐人論政者嘗以現代國家之國民。比諸商業公司之股東。公司董事之權力。莫不出于股東之委託。則政府執政之權威。無非國民之所授予。吾國商業公司之股東。於公司事務。往往漠不關心。而一方面又大抵責難公司執事之把持社務。不知公司執事之敢於把持。實即股東不肯問事之結果。而有時公司業務能以進行。又常賴此少數人物之把持。以彼例此。則

國民對於國政之冷淡。實為政治不良之總因。國民所深惡痛絕之軍閥政客。實即把持社務之少數公司執事。國民一方面既不肯負起責任。主持政治。一方面又不肯對於把持國事者明定是非。以社會之力。獎善懲惡。遂致強權盛而公道消。卒成今日全國混戰之局。此國民所當懺悔覺悟者也。

夫共和國家之國民。人人有預聞政治之權能。又即人人有主持政治之義務。則平日對於政治智識之修養與政治手腕之準備。實不可或缺。在共和國家。必國民皆有相當之政治智識。然後有產生大政治家之可能。蓋政治猶演劇然。名角袍笏登場。除配角與琴師鼓手。均須程度相應外。即聽眾對於演者之藝術。亦須有充分了解之資格。然後演劇家乃克獻厥所長。否則白雪陽春。徒傷曲高和寡耳。彼歐美之政治家。非必有天賦之奇能。夫亦賴社會之公是公非。以鼓舞其興趣而助長其能力而已。中國社會向來冷酷而麻木。祇能鼓舞作惡。而不能獎勵為善。以是自好之士。常流於消極。而勇於作惡者。乃蔑視社會。抹殺輿論。此其弊由來久遠。而貽禍國家。則於今為烈。蓋今之政治。本係以民意為背景。而民意所寄託。又在于公是公非之輿論。今中國國民對於政治既久習淡漠。輿論之力。遂不如歐美各國之強。而因公道不昌之故。賢者失所憑依。不肖者肆無顧忌。卒令國事益趨于破壞。吾民果欲永免戰禍。進國家于富強之域。首當一洗平日漠視政治之積習。取研究國政之態度。而當前問題。則對

於所謂直派反直派之是非曲直儘可一言判明。無岐路徘徊之餘地。其直耶則獎之。其曲耶則攻之。就現狀以觀察。隨良心爲判斷。如是則不必人人躬臨戰地。而公道一彰。持正者益加奮勉。沈溺者或知自拔。其效果甯不光明遠大耶。

夫一國政治與國民生活。有息息相通之關係。國民斷無可以不問政治善惡。不管當局是非之理。往者號稱智識階級之人物。因精神怯懦。知力缺乏之故。妄以不談政治鳴高。甚至以祇問外交不管內政相標榜。遂至對外論調之高。與國內政象之惡。恰成正比例。尤可怪者以南北一邱之貉。爲抹殺是非之口實。以國民自身統一隱消極帮忙之弱點。夫南北當道。卽令均是惡人。而程度儘有等差。輕重不妨論定。譬如同一殺人罪名。

而死刑徒刑。儘有斟酌。不應籠統模糊。一概抹殺。國民自身藉曰並無意見。而是非好惡之公。豈能盡泯。且卽此交鋒打仗之軍人。又誰非國民。而遭受兵禍者。何一非中華民國之同胞。利害切身。欲漠視而不可得。是則制止防維。懲罰獎進。胥爲國民應盡之責。何得徒倡消極。坐視破壞。凡此似是而非之論客。實爲誤國亂政之罪人。此又吾民所當慎思明辯。勿爲鄉愿之論所惑者也。

要之政治之良窳。全由政治家之運用。而政治家之善惡。則悉視環境督責之寬嚴。欲使今日戰禍。得收治安之效果。則國民之監督實不可稍疏。是在國民之發揮勇氣。審所自處而已。

和平之神

何心冷

(新聞記者)這次戰事起了，正是我們活動的時候，我預備到前線上去探訪消息。你想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嗎？

(他的情人)不要去！

(新聞記者)我又不到火線上去，並沒有什麼危險呀。

(他的情人)我不要你去，不要管他危險不危險。

(新聞記者)你看着我，我這麼活潑潑的去，還是活潑潑的回來，又有什麼要緊呢？

(他的情人)好！你去吧！你去！你自己不要緊，可不知道別人……

(新聞記者)不去，不去；不要生氣。

(他的情人)你這個人呀……

(新聞記者)好啦，好啦，我總辦不過你。如果當兵的人，個個都是像我這樣，豈不是戰事便無形的消弭了嗎？怪不得和平之神是個女子呢。

東南戰事面面觀

公展
叔鸞

東南風雲。自三日江浙軍隊開火以後。一週以來。逐漸擴大。不獨前敵戰報瞬息變化。而且粵議北伐。奉已出兵。山崩鐘應。前邪後吁。影響所及。將徧全國。曹錕吳佩孚等之運命。將於此役卜之。爰集各方消息。彙述於後。

▲前敵戰況 三日以後。蘇浙兩軍接觸之點。東路則分三線。中沿滬甯路。在安亭黃渡間作戰。左翼在瀏河嘉定作戰。右翼在青浦作戰。西路僅



奉天第二十七師師長張學良
(張作霖將軍之子)

在安亭以西大戰。互用砲轟。半夜仍在血戰中。七日並無大戰。八日。蘇軍增加援軍。猛攻黃渡南北二面。雙方劇戰。下午九時尤烈。直至九日上午二時許。蘇軍敗退。下午八時。浙軍防禦線已由黃渡展至安亭。過西約五六里。何豐林當通知滬甯路局。飭匠赴黃渡之西。修理第二十四號鐵橋。俾運兵專車可直達安亭。預備進攻崑山。滬人因八日晚間兩軍劇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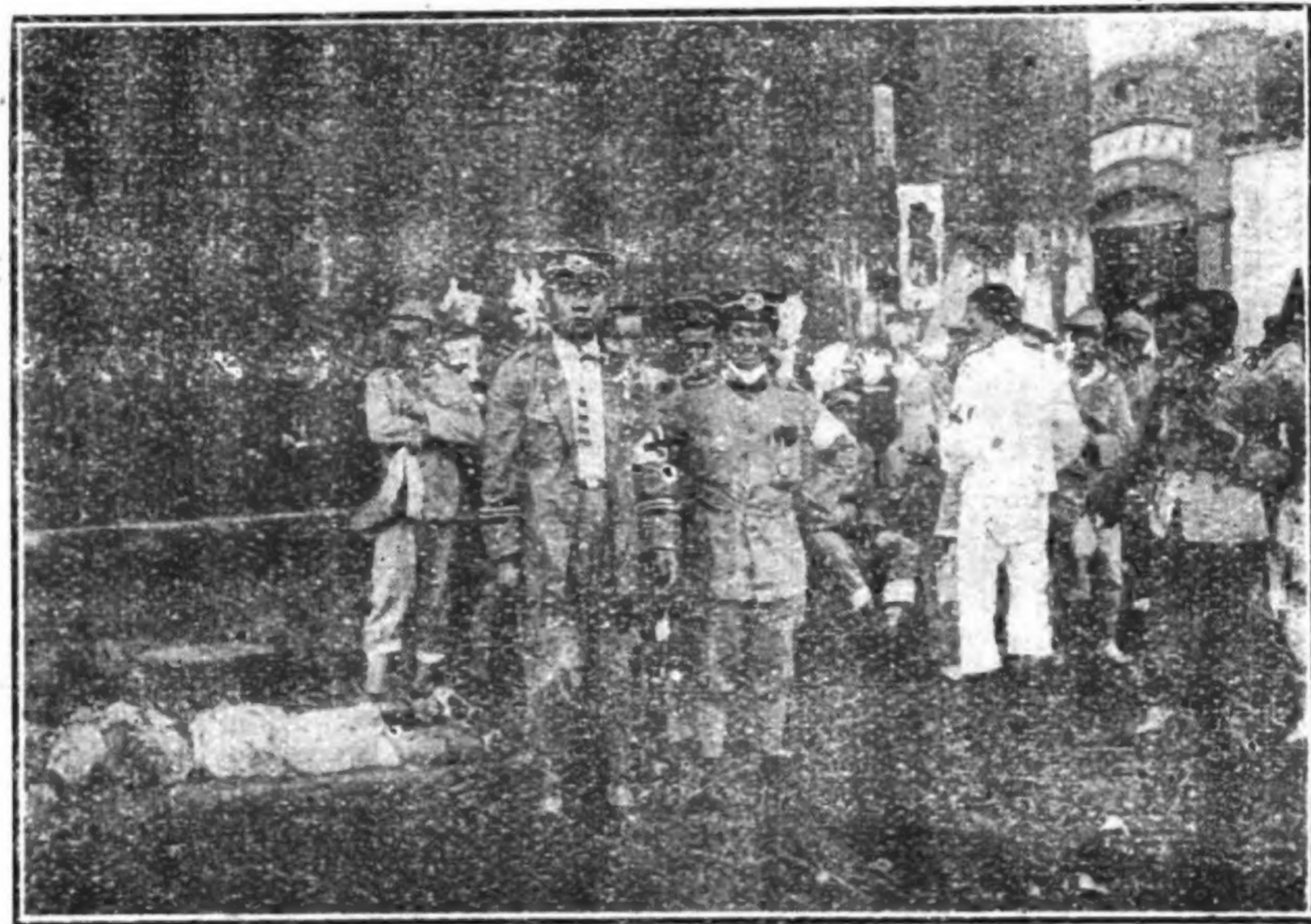
陸軍中將盧耀
(盧永祥將軍之子)

在宜興長興間作戰。今將前線各路戰況。截至十日止者。分誌於下。(滬甯線方面) 三日上午十時。黃渡蘇軍一小隊。先放排槍。向浙軍示威。浙軍不理。十一時許。蘇軍一營開始向浙軍衝擊。並開大炮。浙軍三十九團團長林蘭亭。因被包圍。忍無可忍。遂下令抵抗。先用機關槍。繼放大炮。三發擊斃蘇軍四五百人。餘部潰退。浙軍向安亭方面追擊。下午三時許。追過安亭鎮。五時許。蘇軍大隊退却。四五兩日。黃渡安亭間。兩軍屢退屢進。陣線無大變動。惟五日浙軍確已佔領安亭站。六日浙軍反攻獲勝。在安亭白鶴港邊將蘇軍宮邦鐸部一營圍困。進至陸家浜。是晚九時後。兩軍

於黃渡左右。滬西隱約可聞槍砲聲。遂盛傳浙軍已失南翔。實則此乃蘇方間諜在滬散播之謠言耳。(瀏河方面) 四日。太倉蘇軍馬玉仁吳恆瓚二部一萬餘人。先後向浙軍衝鋒。浙軍連發開花砲抵禦。是役攻軍超過守軍兩倍。浙軍略向後退。力取守勢。前綫離羅店近三里。雙方於下午五時休戰。因此外間有浙軍失利退羅店之謠。是夜八時許。蘇軍又猛攻浙軍。浙軍感致平親臨前敵。仍取守勢。計歷七小時。浙軍後方楊化昭部生力軍已到。至五日上午三點十五分。蘇軍復以敢死隊三百名衝鋒。時浙軍已有預備。待其衝入後。四面圍擊。一面由臧致平親率前線兵士。追

擊蘇軍。至此蘇軍見敢死隊全隊覆沒。向後退避。浙軍追擊。復佔瀏河。並俘獲蘇軍第四旅第二團團長冀汝桐。至五日早九時。浙軍已佔領瀏河五里以外。蘇軍因太倉方面援已到。遂復還擊。午後雙方激戰更烈。互以大砲機關槍轟擊。至下午四時。蘇軍又退。五日夜間。蘇軍又向瀏河反攻。數次均經浙軍擊退。蘇軍傷亡甚多。六日天

未明時。兩軍即已交綏。地點在瀏河過去約十五六里。浙軍較占優勢。下午二時許。劇戰至晚未停。浙軍攻勢頗烈。蘇軍不支。左路退六河。右路退太倉。七日蘇軍添撥一混成旅。與浙軍對抗於瀏河之兩岸。陣地並無搖動。八日。浙軍加入楊化昭部生力軍一營。戰至上午十一時。將南岸蘇軍驅逐。南北兩岸完全被浙軍佔領。午後兩軍仍在瀏河西南之陸渡橋地方激戰。直至晚間十二時後。漸行鬆懈。蘇軍傷亡約千餘。浙軍傷亡百餘人。是晚閩艦發三砲。助攻獅子林砲台。均未命中。九日上午。兩軍仍有劇戰。雙方陣線依舊。一說。浙軍又進展六里。而滬人又因八日晚忽聞槍砲聲。乃轟傳瀏河失守。浙軍敗退羅店。聞北居民紛紛遷徙。實則此又是謠傳也。(嘉定方面)三日晚間。蘇軍進攻嘉定西門。四日。浙軍有楊化昭部六營趕到。五日遂有劇戰。六日蘇軍繼續猛攻。終被浙軍擊退。經七八九三日之激戰。嘉定仍在楊化昭軍之手。且聞浙軍已進佔婁塘。擬會合安亭浙軍總攻崑山。而嘉定失守之謠。又不足信矣。(青浦方面)五日



(一) 瀏河戰地紅會救護傷亡兵士

安亭蘇軍分二路南下。正面進攻離安亭六里許之泗港口。側面進攻泗港口西南之白鶴港。六日下午三時許。兩軍交戰於青浦北十餘里之孔宅。鏖戰甚劇。據軍界確息。七日蘇軍向泗港口西岸退却。八日以後無大戰。蘇軍由青浦襲擊松江之計畫。遂不得逞。(宜興方面)九日消息。浙軍已佔領蜀山。進迫東仇西仇兩湖。十日得電

則浙軍已攻克烏溪關。蘇軍運輸之道已塞。宜城指顧可下。綜合前線各路戰報以觀。蘇軍雖恃人多盡力猛攻。而浙軍抵抗亦殊不弱。臧楊軍隊頗能以寡敵眾。以少勝多。使蘇軍進攻。終於敗退。此真非氣吞兩浙之齊變元始願所及料也。

▲粵奉援浙 蘇既攻浙。而浙又以討曹為號召。是則若粵若奉。必難袖手旁觀。(粵東方面)四日大本營會議。業已決定北伐計畫。擬聯合滇湘桂豫贛陝各軍。組北伐軍。十二日前集中韶關。廣州設留守府。由胡漢民代行大元帥職權。東江方面。與陳炯明進行和議。由許崇智部粵軍暫任防務。中山且於五日發表兩令。聲討曹錕。聞中山擬十四日統率全師出發。而以李

烈鈞為總參謀。聯軍北伐。計分兩路出師。以李烈鈞兼第一路北伐軍總司令。統率各軍攻江西。以李名揚董福開兩部贛軍為主力。李董二部已集中北江翁源。此外復加入樊鍾秀所部豫軍全部。朱培德所部滇軍一部。合共四師之眾。將取道南雄。直入贛邊進攻江西。以出長江。第二路北

伐軍。以譚延闓爲總司令。統率駐粵湘軍魯滌平宋鶴庚陳嘉祐謝國光吳劍學等部。回師攻湘。并聯合湘中唐生智。先行倒趙。如趙甘爲洛吳利用。抗拒北伐之師。則約同黔邊之蔡鉅猷。及桂省之沈鴻英。向湘西湘南同時並舉。湘如得手。即乘勝攻鄂。以便與第一路北伐軍之入贛者會師。武漢至北伐第二軍長柏文蔚。連日亦召集所部於北江。聽候調遣。一俟奉張援助之餉械運到。即加入第一路北伐軍入贛。轉向皖省發展。

七日。大本營運步鎗子彈百餘箱赴韶。八日。豫軍三旅全部二旅三團由省開拔赴韶。李烈鈞則於七日率贛軍一團。先行赴韶。規劃此外據九日下午廣州來電。聞孫中山已定寒(十四)日赴韶。關李明揚吳鐵城兩部業先開拔。大本營會議。譚延闓主張各部緩裁。石青陽但懋辛偕滇唐代表定真(十一)日赴港。轉往海豐訪陳炯明。商出兵北伐事。據傳其辦法使停止東江戰爭。劃東江爲緩衝地域。以便惠城陳軍移師向閩。牽制閩孫攻浙。聞可得雙方允許。此即孫陳調和之見端也。(奉天方面)早已盛傳有派兵入關之決議。北京四日電。稱張作霖發出最後通牒。促曹錕制止蘇齊攻浙。否則派兵入關。而五日來電。又謂張作霖二次函曹。江浙戰事。純由吳佩孚野心挑釁。兄如無力約束。即當率師入關。又訊奉天開軍事會議。張作霖楊宇霆張學良等皆主再戰。各軍均奉密令。準備出發。已於八日下動員令。各軍本分駐於南滿車站不遠。二



(二) 士兵亡傷護救會紅地戰河瀏

十四小時內。可以集中各預定地點。現已集中出發。滬傳奉張致何豐林電。謂七日戌刻派兵六路入關。每路三萬人。而東方社七日奉天電訊。亦謂張作霖於是日向駐奉日英美德四國總領事聲明。直派已命二師六混成旅。出動於山海關喜峯口熱河方面。壓迫奉天。奉爲自衛計。不得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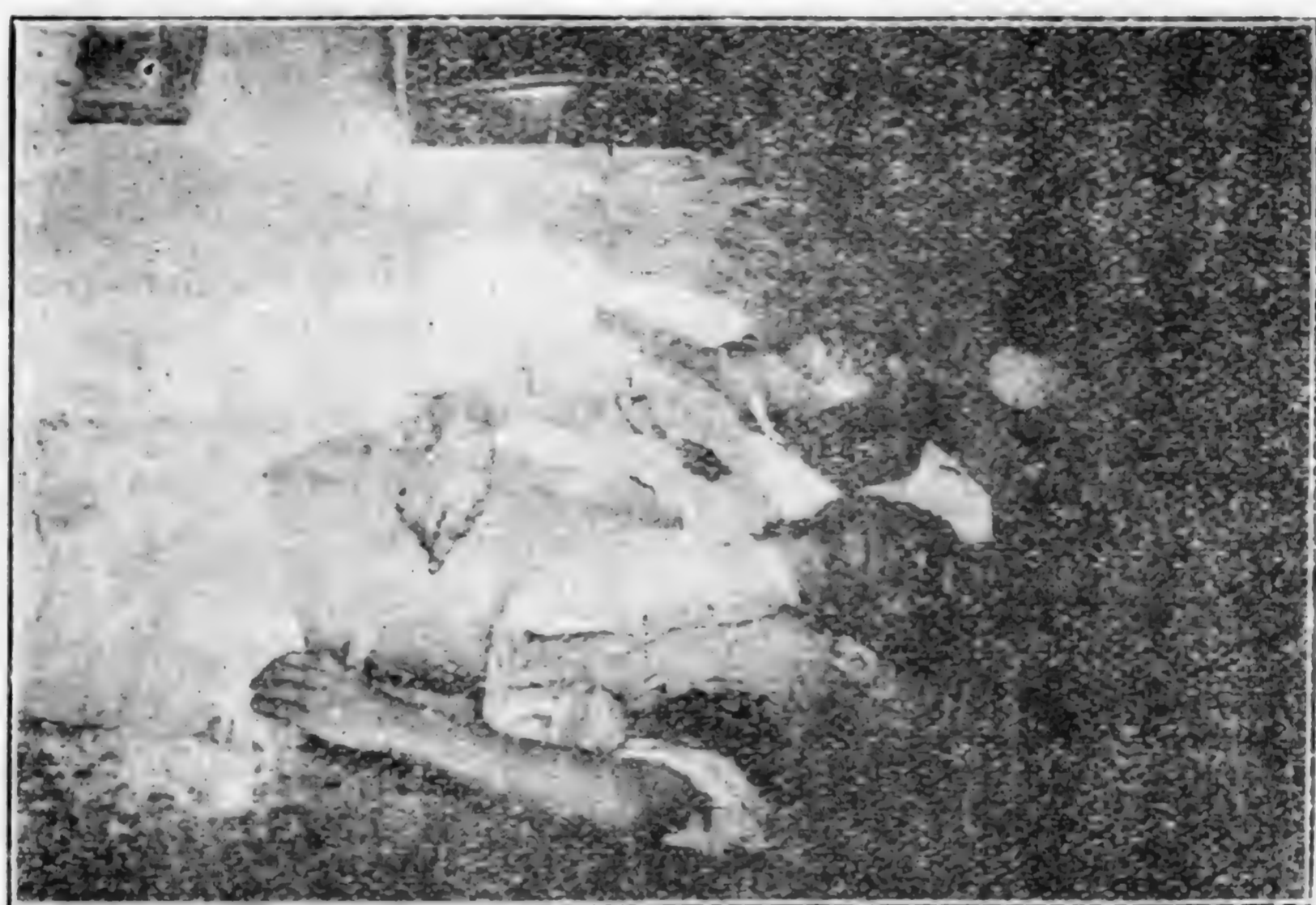
決取適當之對付。是奉天出兵已見實行。聞戰事將在十四日至奉張實力。則據調查所得。三省軍隊改編爲二十六個步兵混成旅。五個騎兵旅。每個步兵混成旅均有騎兵。砲兵。工兵。輜重各科。如一旅以五千人計。其數至少當在五萬人以上。

▲直系應付 討曹呼聲既起。直系深知全國大戰之局已成。其應付計畫。分對浙對奉二事。其對浙也。除由齊燮元以蘇軍攻浙。另派鄂軍王汝勤部第八師四旅開浦。豫軍郭振才團駐徐。靳雲鶚部第十四師全師開蘇爲齊後援。擬以張福來爲各路援軍總司令外。並由閩皖贛三省聯合出兵。環攻浙省。(閩贛方面)孫傳芳受洛吳密命。自任閩贛聯軍總司令。攻浙分爲六支隊。以第十混成旅孟昭月部爲第一支

隊。第二十四混成旅張俊峯部爲第二支隊。二師三旅盧香亭部爲第三支隊。二師四旅謝鴻勳部爲第四支隊。第一混成旅彭得泉爲第五支隊。十一混成旅王騏部爲第六支隊。(王現告病留省。司令一席由該旅團長沈珂代理)第一五六三支隊分駐福鼎壽甯浦城崇安松溪等邑。爲

右翼。第二三四三支隊。分駐光澤政和建甯建陽順昌等邑。為左翼。孫自為總司令。主中路指揮各支隊。其二師之騎兵砲兵兩團。及王永泉降將崔錦淮一團。暨二師工兵輜重各營。均在中路。孫傳芳近以各路軍隊均已齊集。決定向衢嚴溫台施總攻擊。以盧香亭為中路指揮。孟昭月為右翼司令。彭得泉為右翼司令。自率衛隊一團。隨後策應。又聞洛吳日前曾電閩孫。謂已令贛蔡出兵一師。歸孫指揮。乃贛蔡聞逕自電京。謂已下四路動員令。分道攻浙。則其不願以閩贛聯軍司令之名義讓孫。由此可知矣。而實則蔡固無必動之意也。(皖省方面)對浙計分兩路。一路為徽屬婺源休歙甯縣績溪等縣。開往軍隊。為三旅一團之楊濟一營。一旅一團之喬從符一營。指揮之責。由史俊玉任之。一路為廣德績溪宣城等縣。開往軍隊。為三旅一團之張學曾一營。徐漣一營。四旅二團之李錫麟全團。五旅一團之賈永清全團。二團華濟章團沈仲馬俊山兩營。指揮之責。由王普任之。馬聯甲已於七日由省到蕪。日來頗傳皖浙邊境已有接觸。實則不確。其對奉也。洛吳計畫如下。(一)王懷

大概奉直一旦開火。步兵作戰。或奉不如直。而騎兵砲兵及航空隊。則奉軍之成績當駕直軍而上之也。
▲淞滬形勢 自蘇浙軍隊開火以來。吳淞以砲台所在地。無日不在戒嚴中。而五日晚。崇明七激洋面。發現閩海軍應瑞軍艦。突然向上游開行。當經過獅子林要塞時。遙向砲臺連發兩炮。提駛而去。二彈均未炸裂。當時砲臺亦未還擊。閩艦隊遂於六日清晨改由獅子林沿海濱陸路馳往瀏河。助攻浙軍。此八月晚間砲聲之所由來也。閩艦陸戰隊仍抱襲攻吳淞砲台之志願。故吳淞浙軍防範異常周密。至上海方面。以連日謠傳前敵浙軍失敗。至八日晚而謠言更熾。加以日前滬地忽有拉夫之舉。華界居民紛紛遷避租界。租界當道遂於九日宣布特別戒嚴。公共租界則有各國海軍登陸防守要隘。萬國義勇隊亦出隊相助。法租界海軍陸戰隊亦上岸駐防。敷設種種防禦工程。滬地人心因之愈形恐慌。華界居民亦紛紛力謀自衛。實則自衛固屬要義。而誤信謠傳。則不免庸人自擾之譏矣。



(三) 瀏河戰地紅會救護傷亡兵士

慶率十三師防備熱河。(二)董政國第九師防喜峯口。(三)馮玉祥第十師亦防喜峯口。(四)彭壽莘第十五師防山海關。(五)楊清臣第二十四師屯軍糧城。(六)曹錕第二十六師及王維城部第二十三師屯山海關灤州。(七)吳佩孚第三師一部駐天津與北京之間。為對奉之總指揮。

▲黃浦中立 八月三十日。英美法日四使向北京政府提出要求。(一)請劃出上海為中立地點。附近三十里以內。雙方不准作戰。(二)吳淞口為中外輪船出入之地。亦須劃出戰線以外。(三)有必要時。各國軍艦得自由開至長江巡弋。保護僑民。外顧當鄭重答覆。謂江浙方面。不致發

生戰爭萬一不幸。當竭力護僑對中立一事。漫不置復。嗣蘇齊電京請滬領團取消滬三十里中立區。俾省政府得以行使統一省境手段。於是京政府更不答允使團要求。七日。英使麻克將英美法日意五國聯名二次照會送外部。仍主將上海及吳淞劃為中立區。

如不允。則將來各項損失。當悉由中政府擔負。顧維鈞八日派黃宗法訪英使。談淞滬中立區域。另提條件。謂浙盧滬何如將吳淞砲台砲門拆卸。交公證人保管。則海軍可勿發砲。陸地攻擊亦以南翔為限云云。雙方商議未決。聞使團又擬根據滬僑請願。乘機推廣租界。以華民爭入租界不能容納為理由。將開使團會議。再向外部提出。滬上各國領事當雙方厲兵秣馬時。已各電陳駐京各該國公使。要求京政府將上海劃為中立區域。而京政府迄無明文表示。現以局勢更緊。上海附近戰事。殊非最短時期所能結束。而吳淞水戰。又不無實現之虞。故旅滬各國商人團體。為求生命財產之安全起見。對於將上海劃作中立區域一層。主張堅決。要求領團再電駐京公使。提出嚴重抗議。八日。滬上十四國之駐在總領事等。特開一重要會議。決定以吳淞口外至港內之浦南。作為航線之必行地點。劃為中立區域。兩軍交綏。不得侵入。決定之後。即由領團通告江浙兩軍並海軍。已經雙方復電允可。是北政府力所不能及者。已由外人向江浙雙方當局直接

交涉辦理矣。上海領事團。九日下午二時許。又在美領事館開緊急會議。討論維持租界治安辦法。到英法日意荷蘭等國總領事十七人。美總領事吉銀漢主席。略謂江浙戰事。日見擴大。瀏河方面。連日劇戰。閩艦應瑞艦且於昨夜（八日夜）十時許。開始砲擊瀏河。吳淞砲台亦還砲轟擊。是為海軍加入戰鬪之第一聲。瀏河距淞不遠。淞口緊急。吾外僑生命財產。關係極重。應討論維持治安辦法。經英法等領事先後發言。議決（一）淞口水陸三十里以內。不准作戰。（二）上海劃入中立區域。以免滬南糜爛。影響租界。（三）各國陸戰隊五千人。應即實行在駐防地點。分別登陸梭巡。（四）萬國商團協助租界當局。維持治安。即日出防。（五）華租界毗連之處。即日實行堆置沙袋石子。暫停交通。並多派探捕。武裝巡防。（六）由捕房方面。嚴防盜匪搶劫。擾及商民。（七）浦江外國軍艦。應於每夜加意巡察。以防不虞。又因甯方艦隊通告。有禁止中外輪船在夜間航行江陰吳淞間之議。不獨商業大受影響。且將蒙大損失。現擬增派各國警備艦。警備上海南京間之江面。保護船舶之晝夜航行。故於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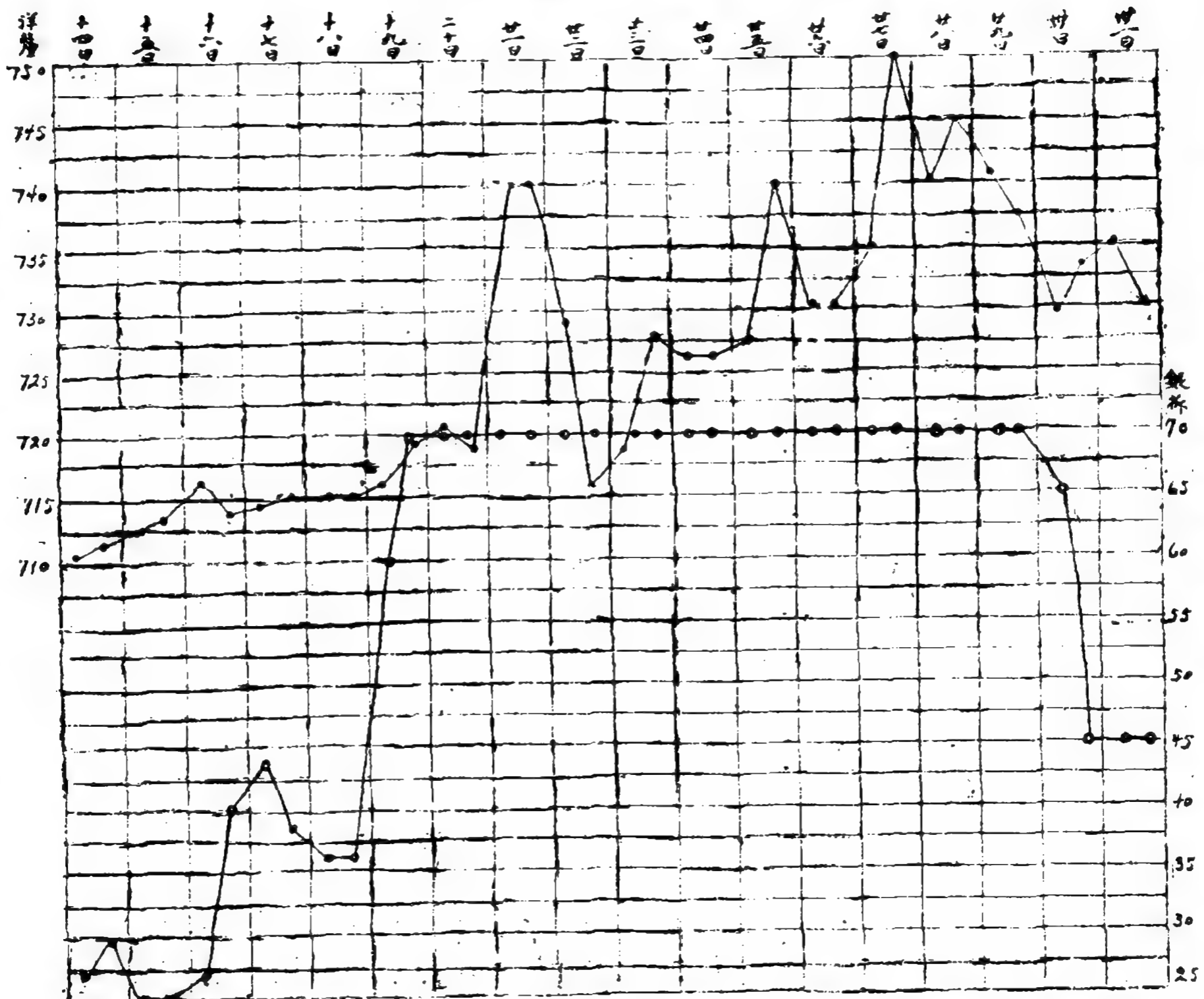


活潑愉快之浙軍 如此佳土奈何毀之 職務勞苦之蘇軍
(報西林字) 感所之線前河瀏

又在意大利總領事館由上海領事團開會討論。結果。將以軍艦泊於浦江一帶之重要碼頭。總觀上記。知外人因北京政府已命令不行。故一面與江浙當局直接交

涉。一面即採取斷然手段。維持租界治安。公共租界工部局旋於十日在
各路中發貼佈告兩種。其文如下。(一)工部局佈告。為地方緊急事。照得
江蘇兩省兵隊。現已實行交
戰。而戰事又在租界之附近。
是以本局已設法維持界內
治安。及保護安分居民。現特
佈告諸色人等知悉。誠恐兩
方軍隊。或將擅自侵犯界內
情事。本局特按照所有權力
通告。值此地方緊急時。實行
各種所需辦法。特此佈告。西
歷一千九百二十四年。總辦
魯和。(二)工部局佈告。照得
本局為維持界內公安及保
護安分居民起見。現特警告
衆人如下。(一)所有中國軍
隊兵士或巡警。不論何方。不
准擅入界內。或在本局馬路
上經過逗遛。(二)除領事
署人員或有約西國之水陸
軍官。登陸輔助。文官或有本
局特許者外。不論何人。如果
穿着軍衣或佩帶徽章。衣帽記
號。等。表明某會某團體者。一
概不准在街上行走。或到公衆
處所。(三)不論
涉不足為慮之意。在任三年之督軍。竟敢公然宣布擬攻上海。並占
英人資本英國工程師所造之鐵路。運輸軍隊。足證軍閥恣睢之程度。最

戰事影響金匯之班



自江浙
備戰之
說起滬
市洋釐
銀拆逐
日變化
此表所
紀從八
月十四
日迄三
十一日
閱者保
存之可
供他日
參攷也

特派人員維持治安者。或強
佔本局應享之權。或犯擾亂
公安之罪者。即行拘送該管
官署。嚴行懲辦。再以上各章
程。即日嚴厲實施。各宜遵照。
特此警告。西歷一千九百二
十四年九月九號總辦魯和。
▲各國態度 列國對待中
國之面目。雖各不同。然因辛
丑條約關係。常以一致。近惟
蘇俄稍稍立異。此番對於江
浙戰事之態度亦然。前駐北
京英公使朱爾典爵士曾于
倫敦觀察報著一文。大意謂
外人在華之威望。從未落至
如今日之低度。華人有意漠
視外人之權利。亦從未如今
日之普通。外國在華不能一
致行動。遂令華人抱外方干

可指摘者。某某數國對於禁止軍火入口事。故裝癡聾。致有大批軍火載運入華。中國各省將來必不復處中央嚴厲節制之下。而變成疏散之聯邦國云云。其言外之意。明眼人當自會意。果也。倫敦與華盛頓之間。對於列強在華之聯合行動。商議甚亟。英相麥克唐納亦甚為注意。而英國輿論尤為囂然。倫敦每日電聞。坪擊英外交部漠視中國之事變。謂倫敦所接官場消息。較諸報載消息。遲而簡略。聞美政府似有首先修正上年主張干涉建議之意。該報主張凡保護在華外人利益及保全鐵路交通之任何建議。英國應首先贊助。又謂干涉一層。目下顯有界限。惟大可在外人勢力所易施之區。改善狀況云。英京其他各報對此亦皆謂中國數年以來。內亂不息。今後恐長此不已。歐美列國宜用永久可用之完全方法。以保護在遠東之利益。美國似與英國取同一態度。表面依然標榜干涉主義。而每至重要關頭。則恆以抱歉之態度贊助干涉之舉。愛莫能助一語。是其最適宜之注脚。日本內閣於九日閣議時。商議對付中國戰亂事。以江浙戰亂開展。滿洲方面亦將捲入漩渦。而接壤地帶日僑之生命財產。及投資事業。須待保護。決定以保護僑民生命財產為止。嚴守中立。不加干涉。至保護日僑。陸海軍須有相當準備。一俟上海形勢不穩。或者將派出若干海陸軍云。是其態度亦復相同。惟日本商家之入內地營業者較多。故日本對於嚴守中立一層。尤多注意。會自蘇軍下動員令後。日商戴生昌所有之小輪。即被徵發。用以輸送軍隊。五日晨。高懸日商旗之戴生昌小輪。復由高郵拖帶裝運兵士百餘名及役夫多人之民船數隻。開抵鎮江。事為該地日軍艦勢出艦長所知。當即招致戴生昌經理。與以訓誡。此後蘇軍如再有上項強迫情事。可呈請日軍艦保護。日軍艦即將提出嚴重抗議。期於保護日商之外。務使日人遵守中立云云。英美及日

本對於江浙戰事之態度。既如上述。同取一致。而新近恢復邦交之蘇維埃共和國。則何如乎。此吾人所應注意者也。據五日莫斯科消息。俄國勞工聯合會。籲請赫爾斯頓職工聯合會大會。贊助俄國所發起不干涉中國內務之運動。既而俄京之勞農政府。又正式抗議列國干涉中國內亂。謂因恐列國干涉。有礙俄國勢力範圍。夫既曰不干涉。而又曰有礙俄勢力範圍。此誠吾人所宜深加玩味。而難得其索解者也。然同時即引起英國方面之反對。倫敦某外交家與星期時報代表討論中國時局。責蘇俄在華宣傳布爾希維克主義。若任令延久。則中國內亂之展廣。必使外國及英國之商業大有損礙。多年不能復原。日美今互相猜忌。或使兩國皆不敢首先謀助中國統一。若然。則英國當鼓勇為先倡云。此小小一段議論。已不啻將各國在華之心情。和盤托出。蓋美日既各自有其本身之心事。英國當然以領袖資格。將為干涉主義之先驅者。而俄國則務取相反之態度。以見好於中國。此皆彰彰明甚者也。藉使國內軍閥。不早覺悟。彼此尋仇。妄思以武力為統一之具。竊恐在此情勢之下。統一之夢未成。共管之說。或已實現。此真吾人所驚心怵目。而不容不大聲疾呼。垂涕以為當局告者也。

論近代廣告事業

蔡受百

世界廣告大會於本年七月十四日開會于英京帝國博覽會。各國廣告業者均有代表出席。並由英國皇太子行開會式。更有英國廣告合作社總理賓瑪司羅素演說近代廣告事業。茲編所述其大意也。

近代歐美各國實業之發展。有一日千里之勢。而推其發展如此迅速之原因。實無不有賴于廣告宣傳之力。廣告者近代各種實業之泉源也。即其自身。亦儼然為世界偉大實業之一。但其功效雖巨。而世人不明廣告之真義者。仍所在皆是。或目之為商業之奢侈品。足以增加社會消費者之担負。或直詆之為市儈欺人之技。謀所以摧毀之者。惟恐不速。此皆未明廣告之真正作用。否則將提倡之不暇也。



世界廣告大會會長 和蘭君 (E. Noeland) 肖像

政府適有調查戶口之舉。彼乃異想天開。要求政府。所有調查戶口用之各種表冊紙張。皆由彼供給。惟于紙之背面。須附印其肥皂之廣告。此策既行。英國通國人民。殆無有不知其肥皂者。於是銷行大暢。此乃近代種種新奇廣告之所由濫觴也。

此後歐美之豪商巨賈。對於廣告。漸知其重要。不恤鉤心鬥角。百出其技。以冀引起公眾之注意。至於今日。廣告之發展。如火如茶。小至一火柴盒一紙扇。大至一城市一山林。無在非其踪跡。吾人於途間一舉步。於車內一抬頭。所見者皆奇麗觸目之廣告。或藉電力。攝成影戲。製成燈彩。或起樓台。飾以彩繡。敷以金銀。其豪者。每不惜巨資。以其貨品。製成種種偉大或微細之模型。以吸引觀客。嘗有一

肥皂商。於某展覽會內。以肥皂塑成城市一座。又有一文具公司。製成小不盈寸之自來水筆一枝。令見者不期而將其商標深印於腦際。更有將其貨品製造之程序。一一依次描述。俾使公眾知其規模之宏大。手續之精細。即不覺起信仰之心。鐘錶汽車等製造者。每用此法。廣告中之最流行且最重要者。當推報章與雜誌上所載者。迄今研究之者。日益求精。字句當如何凝鍊淺顯。圖畫當如何簡單美麗。非研究有素者。萬不能知其詳。此外種種別出心裁巧奪天工之廣告。更述不勝述。其廣告如此。其所

廣告在歐美各國。起源甚早。最初英國嘗有一般書商。印行一種告白。盛誇其書之佳。而言多過實。馬可萊者。英國十九世紀之文學家也。嘗于其致友人書內。痛斥書商用廣告售書之奸狡。擬邀其同人。羣起而攻之。可知其時廣告已甚流行。當維多利亞時代（一八三七年至一九〇一年）此種事業。在英國已粗具規模。其時之廣告。多編成一種短詩體。聲調韻叶。彷彿我國之竹枝詞。嘗有一英籍巨商。欲推銷其所製之肥皂。其時英

廣告之實業。發達可知。故觀於一國廣告事業之盛衰。即可推知其國實業之興替矣。

按近代廣告事業之所以如此發達者。追本推源。實拜分工制之賜。以前機械未發明時。各種商品。多由各工匠單獨製成。其出品既少。求過於供。故製出後。不患無人購買。固無廣告之必要。而規模狹小。亦實無餘力從事於此。自英國實業革命後。漸以機械代人力。至是合三數人之力。每日或甚至每小時所製出者。較前數十人於數月內所製成者。常十百倍而不止。縱一釘一綫之微。亦無不有大規模之工廠以製造之。出品既速。供者過於求者。而製造與發售之處。又每相距甚遠。且規模宏大。資本雄厚。各廠主乃不得不用廣告以擴充營業。此廣告之所由產生也。但近代之廣告。與前十九世者不同。如前之商家。視此爲愚人之技。於其貨品。妄事誇張。或故作虛狡。以冀徼倖於一時。而今之商家。深知用詐術不過一時之成功。久之未有不敗露者。故其廣告。表面上不妨千奇百怪。而實則無不奉信實二字爲圭臬。務使其貨品。求永膾炙人口。鑄列人心。此近代之廣告。所以與前截然不同也。

近代之廣告。已成一偉大。而於社會有益之實業。固非奸商愚人之術。亦決非資本家之奢侈品。可與可廢者。若無廣告之助力。則多種日用必需品。將無從分配。蓋廣告之於商業。猶煤鐵之於工業。二者不可須臾離。每年廣告之耗費。固不可謂不巨。但其結果。所節省者。實較所耗費者爲多。(說詳後)計英國每年所耗之廣告費。約達一萬七千五百萬鎊。美國每年約達一萬萬金元。故其魄力偉大。人民人直接服務於此種事業者。不可勝數也。

近世界各實業發達之國家。於廣告無有不注意者。各國因謀發展此種

事業起見。乃互相聯合。成一國際之廣告事業機關。謂之萬國廣告聯合會。係由美國發起。爲一永久機關。以信實爲其唯一宗旨。凡查有虛偽欺人之廣告。立即禁止。其第二十屆年會。即於今年七月。由英國皇太子召集。於倫敦大英帝國博覽會內舉行。世界各國廣告界要人之參與此會者。約達三千人。乃今日廣告事業之中心機關也。

或有懷疑於廣告事業之存在。謂爲社會之贅疣者。今試舉其最顯著之利點。計有三端。(一)促進貨品之分配功能。(二)保護公衆不至受愚。(三)減低貨品之價格。請觀此三點分述之如次。

今假定有一肥皂商。製有肥皂若干。欲以之分別批發於各零售店。而不知用廣告之法。則必專差人役分赴各商店。以此消息告知之。其所費已不貲。但製肥皂者非彼一人。欲各店舖舍彼而就此。則其批發價格。必特別低廉。方能如其所願。於是其成本既重。售價復廉。必無厚利可圖。若欲圖利。則惟有將原料改劣。以減低成本。如此則銷路將滯。故最後其營業終無振興之希望。謂另有一肥皂商。其地位與前商完全相同。惟於其所製之肥皂。加以特製之商標。努力登載廣告。於是社會人士。競相注意。即紛向各商店購買。各店見社會人士喜用此皂。即批發價格較昂。利息較薄。亦不得不勉力進貨。否則購者將以爲某舖並某種肥皂亦無出售。於是減低其對於此舖之信仰心。故各店爲維持其名譽。計不得不購此皂。某商不遺一使。而各舖自來俯就。與前商相較。孰巧孰拙乎。此廣告之所以有利於貨品之分配也。(按我國各大香煙公司。往往直接向各報章雜誌登載廣告。以引起社會上之好感與信心。使各煙紙店不得不購其出品。以維持其店之名譽。即用此法。)

出品人既於其貨品上加以特製之商標。則必努力使其貨之品質。永不

轉劣。以保持其已有之名譽。蓋其貨既有一定之商標。則無論何人。一瞥即識。若其貨此處與彼處。或今日與昨日所發售者。略有不同。則彼數年或數十年所慘淡經營者。一旦之間。即可瓦解。此後且將永無恢復之希望。故出品者既於各報章雜誌登載廣告。則必不敢將其貨品輕易改劣。並不敢使其貨之品質。於不同之時間及地點內。略有參差。如此則於此貨即毫無經驗者。而按貨付值。亦安然無被欺之虞。此又廣告之一大功用也。

不特此也。此商之貨品既因廣告之力。引社會上之好感與信心。則必努力對於其出品精益求精。以期擴充其銷路。迨銷路既暢。則其一定之費用。如租金賦稅等。必比較的為低廉。於是成本減輕。成本既輕。則可將其貨之價格減低。其所減之數縱極微。而購者必益增多。結果其盈餘轉豐。故藉廣告之力。出品愈精。則銷路愈旺。銷路愈旺。則成本愈輕。售價愈廉。故廣告盛行。則消費者之担負。不加重而轉減輕也。

由此觀之。可知廣告之耗費雖巨。而並非虛擲。實為一種於公眾有益之事業。在現代文明社會之下。廣告已成為人生之必需品。其地位之重要。與衣食住三者相較。正無多讓。若將廣告廢除。（提倡社會主義者曾有此議）則將引起大部分人士失業之恐慌。其直接服務於廣告事業者之失業問題。尚無甚重要。但有多種實業。因無廣告之助力。將漸趨衰微。因此而失業者。為數必多。此實與社會之安甯。有至大之影響。近代實業之依賴廣告以生存者甚多。其依賴最深切最明顯者。為新聞事業。新聞紙者。直接依賴廣告以生存者也。以現在各報紙而論。若無廣告之助力。則一切電報費。編輯費。各地特約通訊費等等。即不需分文。其報紙售價之收入。亦鮮有能償其紙張印刷之費者。百餘年前。倫敦之時報。其所載

之新聞。不及今日所載者十分之一。而每份售價六辨士。蓋其時廣告尚未發達。祇為報紙之附帶品。而今則情勢相反。紙已成廣告之附帶品。若今日宣佈禁止報紙登載廣告。則明日市面上報紙即可絕跡。否則惟有將售價提高數十百倍。但如此則銷路大減。報紙仍無生存之道。今日各大報館之所以能於世界各地聘用特約通訊員。聘極有學識之文人。學士為編輯。員聘極著名之藝術家為繪畫員。今日社會上之普通人士。所以能以極纖微之代價。得周知世界時事。熟悉最近各地政治上學術上之新潮流。讀當代第一流文人之作品。一言以蔽之。莫非拜廣告之賜也。吾人試閉目甯想。若一旦將廣告廢除。則社會上普通民衆。將有何種艱難不安之現象。若有工廠中之經理。需要工人若干。則將用何法以招致之。種種通訊機關如電話電報等。縱極靈敏。而彼終不能以無線電話通告國人。謂此處有空餘之位置也。若有旅行者。擬乘船出游。則必一一至各輪船公司。遍詢某船開駛之時日。而通國之戲園主人。更不知將用何法。可使其一鄉一縣之居民。人人隨時知其園內當晚之戲目。吾人若於街頭失一愛犬。或於車內失一日記簿。則惟有枯坐屋內。以靜候其從天而降耳。而其時一般窈窕女子。裙裾少年。更不知將如何無聊失望。蓋今年新流行之衣料。孰家最美。新流行之化粧品。孰家最廉。彼等皆無從知之矣。吾人若欲品評某公司之出品如何。某銀行之營業如何。則雖俱千人之耳目。亦恐將顧此失彼。若有某公司發現被人假冒之事。或某人遺失股票若干。則惟有雇人沿街狂呼。以此事通告居戶。以防受欺。其時各種日用物品。必將漲加。假冒偽造之事。必將層見疊出。而尚有最重要者。則其時新聞事業。不得不完全停頓。種種報告新聞之機關。不得不廢止。所有政治上商務上之消息。完全隔閡。所有在現代文明下發展之新事

業。皆被阻礙。則世界尙復成何世界。人民生活。當受何種影響乎。故廣告事業。謂爲近代文化之骨幹。亦無不可也。

辛丑條約之來源

炎 炎

本文原定於上期本報發表。因時局影響。郵遞稽遲。因延期揭布。閱者諒之。

編輯者識

辛丑條約爲我國前清官僚昏瞶糊塗無知愚民排外仇教之總結賬。亦爲各國對於我國侵凌壓迫達於極度之最高點。迄今我國人民猶負痛呻吟於此條約桎梏之下。然溯其來源。有由於各國之橫暴過甚者。有由於我國之咎由自取者。國人於此廢約運動之中。不可不有澈底瞭然之回顧。爰輯叙其顛末於次。

拳禍之起因與其造成

辛丑條約。莫不知其爲庚子拳匪

作亂。八國聯軍入京之結果。而拳匪之發生。有兩大原因。一爲戊戌政變之失敗。一爲列強壓迫過甚。教徒橫行無忌所激成之反動。至其禍患之造成。則不外乎少數昏臣。頑鈍無知。信邪縱匪之單純原因。試更分別述之。

自我國敗於中日之役。割台灣。輸賠款。未幾俄據旅順大連。德據膠州。英據威海衛。法索廣州灣。其他之要求各省鐵道敷設權。鑛山開採權者。不可究極。國是日非。朝野驚駭。清德宗英年親政。急思發憤圖強。適南海康有爲。以布衣五上書。痛論變法維新。某親王又於二十四年四月薨。德宗遂與太傅翁同和謀。決計變法。四月二十三日。下更新國是之詔。五日。後召見康有爲於頤和園仁壽殿。五月五日。廢八股取士制。天下耳目一新。孰意改革過急。凡主義與利益皆相反對之王大臣等。厭德宗所爲。竭全力妨礙之。勸皇太后垂簾訓政。未幾遂有八月六日皇太后訓政窮治黨人之變。翁同和黜職。譚嗣同輩駢戮於市。康有爲梁啟超逃海外。而政權

全歸守舊派。復以德宗在位。不利於己。二十五年十二月。忽下諭立端郡王載漪之子溥儀爲穆宗毅皇帝之子。以繼皇緒。自是朝廷盡爲守舊派勢力所盤據。彼等因憎惡維新之故。而仇外特甚。端郡王且隱然爲北京排外派之大首領。適義和團起自山東。東撫毓賢極言其忠君愛國。有驅逐洋人能力。端郡王與軍機大臣剛毅等迷信之。奏請保護。於是政府不僅不勸義和團。且與團匪化爲一體矣。此則不可謂非戊戌政變失敗後之結果也。

中日戰爭以後。各國要求割地賠款。採鑛築路。誅求無厭。實早已激起一般仇外之反感。而在內地之天主教徒。橫行恣睢。肆無忌憚。其宣教師不問教徒之曲直與否。無不極端袒護。嘗顛倒情實。訴於駐京本國公使。使直接與總理衙門交涉。不達其欲不止。總理衙門避麻煩。屢飭地方官。關於教徒爭訟。須保護其利益。因之地方官雖明知曲在教徒。不能依理判決。而歸教徒制勝。甚至地方奸民。故投教會爲護身符。以欺害平民。橫行鄉曲。以故各省士夫及平民。無不視外國宣教師與教會堂如蛇蝎。義和團至此。偏能迎合一般心理。標明扶清滅洋之宗旨。故其發生。蓬蓬勃勃。風靡各省。嗚呼。果誰致此。豈盡無知愚民之責耶。然使當時朝臣。苟能深明大體。雖知外教之可惡。而無故焚殺之終非正當。一面極力制止暴動。一面與外使交涉。檢束外教。以平民憤。則拳禍之烈。終不至如是之甚也。而乃其昏瞶糊塗之程度。正與無知愚民相等。東

撫毓賢與匪首李中來甚相契合。私致書剛毅。稱義和團實係義民。其神技可大用。若保護之。可用以驅逐山東之洋人云云。旋袁世凱爲東撫。前後七回討伐。拳匪悉流入直隸境。直督裕祿見北京王大臣有庇護之意。不敢與之爲難。二十六年。天津京畿一帶。到處設壇練拳。以妖言惑民。從者益衆。官紳助資。凡以義和團三字名片謁直督者。直與分庭抗禮。漸至北京王宮貴宅。亦延聘大老師入宮。設壇教拳。及四月間。拳匪在易州鄉水縣焚教堂之事起。蜂擁入京。擊殺官軍。連焚琉璃河鎮。長辛店。蘆溝橋。豐台諸車站。在長辛店保定之外國人倉皇逃北京。端郡王等大倡利用義和團以張國威之議。同時甘肅提督董福祥之兵。殺日本公使館書記生杉山彬於永定門外。匪徒焚北京內外洋房教堂不絕火。正陽門繁富街市三千餘戶。付之一炬。朝廷召王公以下。六部九卿等。會議勦撫之利害。時王公宅內多聘大老師設壇教拳。實信拳民有挽回國運之力。而剛毅歸自涿州。力奏拳民忠憤可用。趙舒翹亦附和之。廷臣多數。遂主張撫循。未幾日。董福祥兵復殺德國公使克林德於道中。是時聯軍已整隊將入京。至是戰局愈開。端郡王率虎神營。董福祥率甘軍。皆與義和團合拒聯合軍。復矯發宣戰詔制。共發米二十萬石。銀五十萬兩。以獎激義軍。自是政府與拳匪混合一體。局勢遂不可收拾矣。此拳禍之造成。謂非由於少數臣僚之信邪縱匪。不可得也。

條約之開議與其訂立

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聯軍入

京之後。時兩宮西幸長安。百官逃竄。北京內外之混亂。不可言狀。皇都之精華。與數千年歷史相傳之寶物。盡行分散爲聯軍八國之戰利品。當和議未開之前。聯軍八國開始會議。預備爲媾和談判時之基礎。而意見紛歧。殊難統一。其中最要之問題有二。一爲元兇之處罰問題。一爲賠償之

程度問題。最初由法國外相向各國政府提議議和案六條如左。

- (一) 在北京各國公使指定之犯罪元魁。處適當之罰。
- (二) 禁止中國輸入兵器。
- (三) 中國對於各國政府團體。及私人出相當之賠償金。
- (四) 爲保護公使館。各國組織衛兵駐北京。
- (五) 拆毀大沽砲台。
- (六) 天津北京間。擇二三地地方置守備兵。以保大沽至北京之交通自由。

此案各國政府均表贊成。實即爲議和條約之基礎。北京公使會議後斟酌損益。自閏八月中旬始。至九月下旬止。共費四十餘日。議決媾和案十二條。即將法國原案加以修正。又由德公使提議。加「中國皇帝簡派勅使往柏林」一條。日本公使提議。加「中國政府向日本政府爲名譽保障」一條。美公使提議。加「中國地方官不盡保護外人之責者。革職不叙用」一條。英國公使加「改正現行條約」一條。意公使提議。加「整理中國財政。使爲損害賠償」一條。更由各國公使公共意見。加「改革總理衙門。制定謁皇帝禮式」一條。此即光緒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二日各國公使交付中國媾和大臣之媾和案也。其原文如左。

(一) 德國公使被虐殺一件。中國皇帝。欽派皇族一人。往柏林表哀悼之意。於遇害地建築紀念碑一座。用拉丁德漢各文。叙中國皇帝惋惜兇事之意。

(二) 中歷閏八月初二日上諭中指定之犯罪人。與今後各國公使指定之犯罪人。各科以該當之嚴刑。又戕殺外人之各府縣市五年間停止一切科舉。

(三)日本書記官被虐殺一件。中國政府向日本政府爲名譽之賠償。

(四)中國政府對於被污瀆破壞之外國墳墓。建設贖罪紀念碑。

(五)中國政府允依各國協定之條件。禁止兵器與製造兵器彈藥等材料之輸入。

(六)中國政府對於此次各外國國家團體個人及雇傭中國人之蒙損害者。爲公平之賠償。又中國政府。容列國處理中國財政之意見。

(七)各國爲保護公使館得置守兵於公使館區域。自行防禦。中國人不得在區域內住居。

(八)大沽砲台。與自北京至大沽有妨碍自由交通之各砲台。悉破壞之。

(九)爲維持北京至大沽之自由交通。列國以軍隊住屯各要地。

(十)中國政府永久禁止排外團體。犯者處死刑。各省督撫地方官吏等。遇有排外事變。不即鎮壓與處罰罪人者。即罷官。

(十一)中國政府承認各國政府之意見。修正通商航海條約。又爲通商關係上謀便利。得商議其他通商事宜。

(十二)中國政府允改革總理衙門。並變更外國使臣謁見皇帝之禮節。是時清太后自西安詔慶親王李鴻章二人爲和議全權大臣。十一月初二日與各國公使會於西班牙公使館。李鴻章等即以上十二條電奏西安。奉旨諭批准。是後遂爲細目之協商。凡關中央元兇及地方之兇處罰問題。迭經函電往返。結果均惟列國之提議是從。至償金問題。則尤爲困難。不易解決。蓋要求償金者共十國。而各國利害關係各異。損害情形不同。其損害額之多寡。與賠償請求之標準。均不容確定。又中國財政紊亂。將以何項財源。爲償金之保障。各國公使會議時。議論紛歧。莫知所可。卒舉德奧荷比四國公使。爲確定償金之調查委員。四國公使定賠償金基

礎五條。而依何標準以定損害額。尙無所適從。德國偏柱高價之傾向。俄日法次之。最寬大者爲美國。美國主張以中國負擔力爲範圍。各國主張以損害額爲標準。結果。卒確定償金總額爲六千五百萬磅。合我國海關銀四百五十兆兩。至於担保之財源。則迭經四國公使磋商。最後提出三項辦法。全體公使採決如左。

(一)以海關稅內地關稅及鹽稅之三項。充償金之財源。

(二)海關稅增定爲五厘。

(三)海關稅中從來之從價稅。一切改爲從量稅。

至是元兇與償金兩大難題。大致解決。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北京和議成。喪權辱國之辛丑條約。亦隨而訂立矣。

江南甲子謠

(天狼)

英雄成敗總堪哀。且向龍華醉一杯。昨夜鴈聲淮北去。殷勤俘虜寄書回。

坐令父老苦兵筭。朔府司農興未除。病榻秋風王母泣。

西湖歸去已無家。

誰遣烽烟照海濱。大旗電網密於鱗。淒涼羈客相逢語。

何幸身爲網內人。

羽檄飛來夜五更。白山黑水角弓鳴。蒼生掩淚將軍嘯。

大地縱橫父子兵。

(轉錄上海品報)

國內外一週大事記

由九月四日至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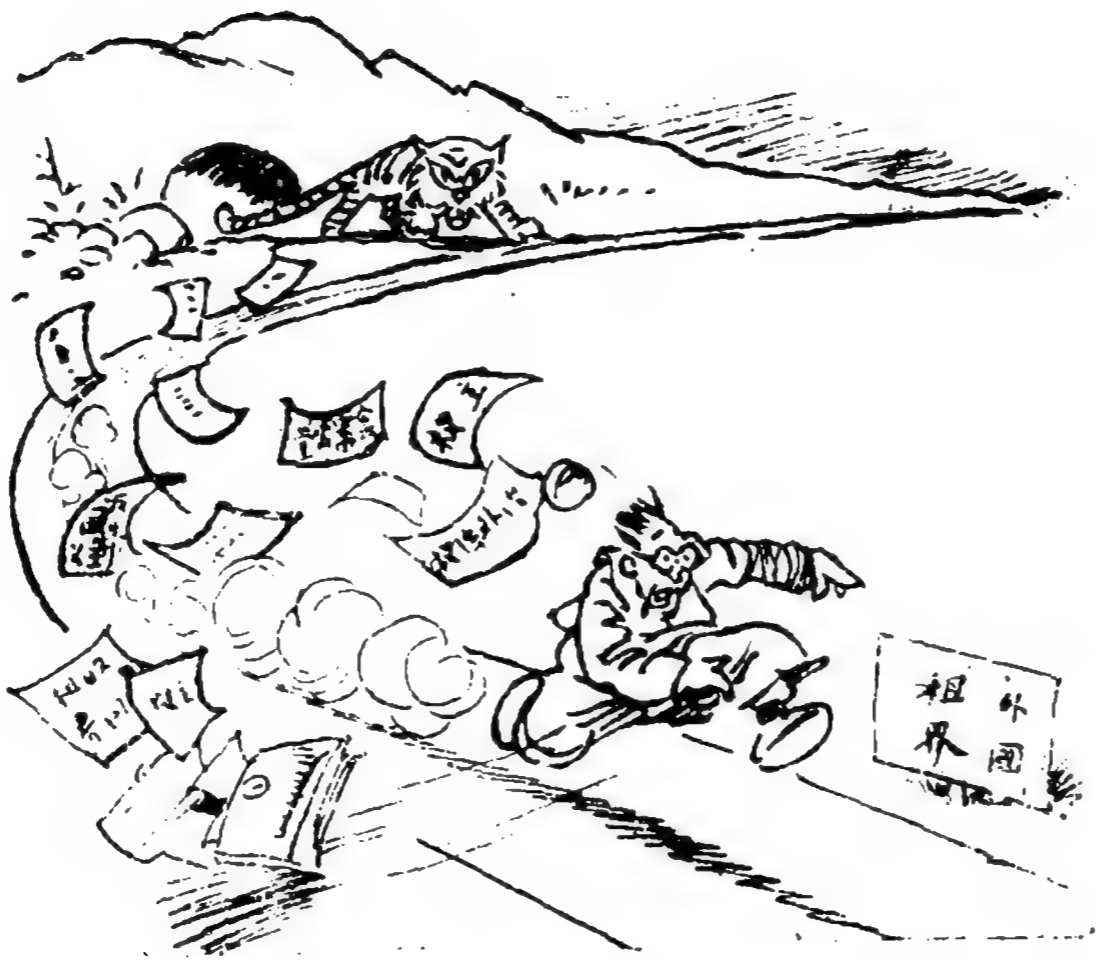
(公展)

(一) 國外之部

▲國際聯盟 此次國際聯盟議會之重大任務。當然為討論裁減軍備與國家安全之問題。此觀於一週以來之情勢。灼然可見者也。英相麥克唐納爾氏與法總理赫里歐氏二日均抵日內瓦。三日英法總揆皆出席聯盟議會。議長摩太氏致詞歡迎。四日英相在聯盟會演說。論安全問題。謂苟未能造成一種適當公斷制度。則吾人惟有仍從事於軍事盟約。互助條約應明白確定各國義務之性質及公斷效用之時期。公斷主旨在軍備問題。至於海上軍備。則英國已踐行華會公約矣。欲開解除軍備會議。當先有籌備。否則會議無功。各國必全體與會。倫敦大會已開其端。彼又續謂願竭力奠定世界和平之基礎。大不列顛之不贊成互助公約。非因漠視公共之安全。實因自覺尚未適當準備。且願實行所負之義務之故。惟英國不能簽字於不切實之建議。蓋英政府如圖履行之。而輿論將使之不可能也。又謂渠不以長使德國處於國際聯盟之外為然。倫敦會議既已造成新局面。應容德國加入國際聯盟議會。此事應由議會決之。俄國以信賴革命。故不贊成國際聯盟。惟俄國已有變動。英俄協定已漸

啓俄國加入聯盟之路。云云。此一演說。頗為法報所不滿。其關於消除軍備及許德國加入國際聯盟之言論。法報對之尤為駭異。是日午後。波蘭代表極力贊成公斷。主張解除軍備。但認安全問題應儘先辦理。澳代表查爾敦主張召集弭兵大會勿稍延緩。認解除軍備為國際聯盟之唯一穩健基礎。荷蘭代表康比克說明荷蘭不贊助互助條約之原因。謂在渠觀之。祇須嚴格施用國際聯盟會章。即足保障世界和平。十日法總理赫里歐演說。謂渠所望者。本屆議會結果之一。為尊重公斷原則。公斷安全與解除軍備三者。莫可分離。法國遵守聯盟會章。但欲使此會章成為活物。苟無公斷、安全、與裁減軍備三事。則國際團結必不可能。凡調和之

鳴呼亦是國恥



此畫見於上海字林西報譏華人平日盛言收回租界撤廢領事裁判權等等而軍閥(以虎代表)一出則狼狽而奔租界

提議皆法國所歡迎云云。意外相當即宣讀一文。謂意國欣然贊同麥克唐納爾與赫里歐之意見。願合作以經營善後事業。比相亦稱比國願追隨英法。認強迫的公斷為和平之最好擔保。捷克代表亦贊成公斷。六日聯盟議會一致通過裁減軍備之議案。其大旨如下。(一)本議會請第三委員股考慮關於安全與裁減軍備之資料。尤注意於各政府對於互

三委員股考慮關於安全與裁減軍備之資料。尤注意於各政府對於互

助草約之意見。並研究聯盟會章中。與提交公斷及裁減軍備所需要之安全。擔保有關係之義務。(二)本議會請第一委員股(一)考慮聯盟會

要者。列舉如下。(一)三日通過工人憲章。規定田地礦產鐵路收爲國有。工時每週四十四小時。每種工業之最低工資。失業之充分救濟。充分住

章中與解決爭端有關係之條款以定有無可修正之處。(二)研究在何等範圍內可使會章第三十六節第二款規定設立國際法庭之文句愈臻精確。而使此條文可愈得一般之承認。庶可用和平方法解決各國間所或發生之爭端。俾世界各國之團結與安全得以鞏固。上述議案由議長宣讀後。英總法揆均稱此案足爲世界成造真正之安全。七日英法總揆由口內瓦回國。英相麥克唐納語人云。世界和平之基石。業已安置穩妥。是可見此次聯盟議會之議。所關固非淺也。

▲英國工團大會 英國工團近開聯合大會於赫爾。各國代表亦都參與。業於本月六日開幕。其所議決之案件。有頗關重



上海租界之房屋恐慌

屋。完全教育之便利。各工人至六十歲時之贍養金。(二)二日通過一修正案。准工團總行政會有權干涉罷工等爭端。蓋資本家聯合。手腕日見強硬。工業界之爭鬥愈形劇烈。工人於此不可無集中之指導也。(三)四日議定授權於總行政會。以運動國際工團大會。採行各種可能方法。使世界勞工運動中各種分子聯合一致。以謀世界和平。(四)五日通過一案。賀政府簽定英俄條約。並請政府與下院從速批准。(六)同日又通過一議案。囑總行政會於遇有戰事危險時。立即召集特別會議。決定工業上之行爲。

(二) 國內之部

▲外交財政 自東南風雲驟起。北京政局。百務停頓。軍事概歸軍事處主持。內閣無所事事。其前夕所籌畫應付者。厥惟外交財政二端。由外交言。注重於劃淞滬中立區問題。以財政言。無非斷送權利。搜括民財。以爲籌措軍費之準備而已。今請分端言之。(外交方面)除上海黃浦中立

區域問題。另在東南戰事。而面觀文內紀述外。俄使館問題。則五日使團會議。結果仍要求加拉罕氏承允蘇俄爲辛丑簽約各國之一。遵守使館界內一切章程。否則礙難移交。法美兩代辦主張尤力。英義兩使對俄態度較好。惟加拉罕聲明有條件交還。根本反對。曾語人云。辛丑條約。蘇俄

早已放棄。欲保留對華平等政策。此約亦不適用。故決另覓房屋。此案似趨破裂矣。(財政方面)據傳金佛郎案。業已秘密解決。三日夜財部秘書及庫藏公債司員四人。赴法使館商議。中國擬借一千五百萬。四日夜王毓芝等再議此案。財部已請顧維鈞備照會。金佛郎案而外。尚有隴海路借款二千萬元。大北東電信借款一百萬鎊。及中鹽金大四行兵站借款五百萬元之說。是直系撥款殺人之陰謀已顯然暴露矣。

▲桂局近況 桂省戰事。至前月杪。已有急轉直下之勢。沈鴻英於八月二十四日攻克桂林。陸榮廷餘部由桂林敗走全州。二十八日。沈軍復佔灌陽。雖其進攻全州。經湘軍葉琪部何蔡兩團擊退。然陸榮廷在桂勢力。固將銷滅。廣西大局。又生變化。刻下逐鹿桂省者。惟有沈鴻英與邕垣之

黃紹雄李宗仁。鼎足而三。以三人防地而論。沈軍據桂林。居高屋建瓴之勢。李宗仁據柳州。扼桂省南北之樞紐。黃紹雄據有首府之南甯。此三人現在尙遙戴粵孫。因共主之關係。目前似尙未致發生紛爭。當李宗仁入柳州時。沈黃幾有決裂之勢。此八月中旬事也。雙方調人。觀此危機。紛紛出任調停。沈李黃三人簽定協約。沈軍遂立由昭平抽回大兵北上。命總指揮鄧右文。率陸雲高鄧瑞徵沈榮光各師。分三路向桂林圍攻。而陸榮廷部即紛紛向全州退却矣。目下東南風雲發動。中山方乘機謀北伐。苟桂省沈李黃三人能始終共戴中山。不相離貳。則桂軍北指入湘。要亦大可爲中山北伐之助焉。

古今勝遊詩話

(續)

冷巢叢述之一

韓愈彌明傳云。嘗與文友會宿。有老道人形貌怪異。自通姓名求宿。言論甚奇。既飲酒。衆度其不能詩。因聯句詠爐中石鼎。將以困之。首唱曰。巧匠琢山骨。剝中事調烹。至彌明。自云。不善俗書。人多不識。乃遣人執筆硯。吟曰。龍頭縮困蠶。豕腹漲膨脗。坐客皆驚。不能復續。彌明連促之。有欲吟者。其聲悽苦。彌明句中悔之曰。仍於蚯蚓竅。更作蒼蠅聲。須臾倚壁睡。鼻息如雷。坐客異且畏之。愚按巧匠琢山骨一句。東坡曾用與荆公集古詩聯句之首句。東坡自黃徙汝。過金陵。荆公野服乘驢。謁於舟次。東坡迎揖曰。軾今日敢以野服見大丞相。公因招游蔣山。坐方丈飲茶。指案上大硯曰。可集古詩聯句賦此。東坡應聲曰。巧匠琢山骨。公沈思良久而起曰。且趁晴色。窮攬蔣山之勝。田承君與一二客從後言曰。荆公尋常好以此困人。今日反爲蘇公所困矣。東坡和僧守詮詩云。但聞烟外鐘。不見烟中寺。幽人行未已。草露濕芒屨。唯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未嘗不喜其清絕。及讀詮詩云。跌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松扉竟未掩。片月隨行履。時聞犬吠聲。更入青蘿去。亦自清遠也。

關係戰事文件輯要

記者

江浙戰事發生以後。範圍日見擴大。茲將有關係各文件。撮要記載于下。以供異日之參考。

▲盧永祥報告蘇軍開仗電

各報館暨江浙兩省和平代表暨父老兄弟均鑒。四省攻浙。喧騰中外。重兵壓境。日事尋仇。豈敢勾結奸人。潛入我境。在滬杭路王店毀壞鐵軌。於楓涇橋埋藏地雷。割斷吳淞松江電線。種種挑畔。共見共聞。我前方軍士。雖憤懣填膺。迭請應敵。仍嚴飭謹守防地。勿得輕事動作。九月二日五時。蘇軍強佔安亭車站。離我軍僅距十餘里。曾飭該管官兵。勿許輕動。乃本日下午一時半。據前方報告。蘇軍已由安亭向黃渡方面進攻。勢甚猛烈。常即電飭我軍盡力防禦。本日復自行拆毀滬甯鐵路。遮斷交通。擾害商旅。視此情形。是彼方已明白挑戰。和平希望。業經斷絕。惟保境安民。責無旁貸。亦非空言所能補救。自當整我軍旅。爲國勦奸。彼方甘爲戎首。使我兩省人民。酷愛和平之心。一旦成爲泡幻。言之實滋心痛。揣厥禍始。實由齊燮元爲贊助曹氏。賄選最力之人。故不惜殘民以逞。助桀爲虐。淫威所及。安有底止。大慙不除。國難奚甯。除將曹氏罪狀另檄揭布外。謹將此次戰禍所由起。訴諸全省同胞。以明責任。而別是非。臨電旁皇。惟希亮察。盧永祥江印。(九月三日)

▲盧永祥宣布起兵理由電

各省軍民長官各省省議會商會教育會各法團各報館均鑒。自中樞失馭。強藩專政。神奸巨孽。乘間竊發。或亂國而稱尊。或執法而亂國。叛國者變起倉猝。不惟舉民國而根本推翻之。衆怒所激。大難立生。亂國者僭竊名器。假共和政府之名。行武力專制之實。惡貫已盈。顯戮尙稽。此今日民

憤所由徧於國中。而吾輩誼難坐視也。彼曹錕者。素乏常識。安知治理。既不受法律之裁判。尤不解民意爲何物。祇知武力爲萬能。遂致衆惡之皆歸人之無良。我何容心。顧亂國之罪。事跡昭然。法所不容。義應申討。邦人君子。幸詳察焉。東海就職。間貽非法之誚。黃陂總統。亦有任期之爭。然曹錕則固後先翊戴。而且倚畀甚殷之一人也。既逐東海於前。復驅黃陂於後。恩怨恣於俄頃。進退憑其喜怒。威福之擅。綱紀之紊。至是極矣。臨城一案。舉國引爲奇恥。四隣屢有責言。曹錕身任巡使。擁有重兵。坐視境內伏莽思逞。不加預防。釀成巨變。指爲亂案罪魁。誰曰不宜。交涉結果。卒乃媚外求榮。歸罪他人。而國際地位。路政主權。則已備受損失矣。夫其毀法如彼。叛國若此。但令曹錕猶得倖逃法網。盤踞近畿。已足爲民國無窮之憂。不謂以數罪待治之身。竟敢作公然賄選之舉。醜聲四播。國民蒙羞。各省擁派之款。形諸公牘。議員賣票之券。質在法庭。利誘威迫之下。果何所求而不得。國家人格。國會尊嚴。早已橫被蹂躪矣。賄選既終。乃復欲以賄憲欺國民。是真愚不可及。而不知人間有羞恥事也。乃至舉凡總統國會內閣等一切機關職權之所在。初亦不求甚解。惟悉歸掌握。則一一皆足資爲亂國之具。以大張其武力專制之旗。比勞軍川黔。傳檄湘桂。平與征閩。謀奉攻浙。幾於日不暇給。即使異己。有時剷除。無如宇內終難混一。而生命財產之犧牲。地方元氣之摧殘。則已陷於絕地。萬劫不復。此而謂之政府。是何異延狼入室。而認賊作父也。願國民雖有誓不承認之表示。而一切對外交涉。依然爲曹錕一人所把持。乃藉解決懸案之機會。以冀國分

肥爲政策。收回德發債票一案。內幕之黑暗。權利之損失。雖在受其指揮之閣員議員與夫奉其僞命之疆吏。莫不言之。此外則有若斷送東三省鐵路。有片承認法郎付金。有若攘奪與學庚款等。國民一致力爭之事。皆將悍然行之而不顧。至若變幸用事。布滿朝列。弄權肆虐。穢德彰聞。居中狼狽。則閣員疆吏仰其鼻息。縱兵騷擾。則國有警察格殺勿論。縉紳之所不齒。鄙人爲之寒心。綜其罪狀。罄竹難數。漏網之魚。終必覆篑。及今不圖噬臍。何及。國人處此。徒爲長期之否認。無裨根本之解決。積污不除。橫流四溢。中國雖大。甯有完土。文化所遺。將無噍類。永祥等分屬軍人。責在衛國。不違保境安民之初衷。敢忘撥亂反正之大義。迭經詢謀。靡不僉同。爰於本日。誓於有衆。成立聯軍。聲罪致討。殲彼元惡。罔治脅從。其有助桀爲虐。怙惡不悛者。兵略所關。誓當剿除。爲國除奸。何與政爭。爲民前途。甯計成敗。就大局言。則舉義已有先覺。我爲步其後塵。就江浙言。則我固志在保安。彼方實爲戎首。當曹錕受判之日。卽本軍解甲之時。特電奉布。猶希明察。盧永祥江印。九月三日。

▲盧永祥通告江浙人民電

各報館鑒。曹錕賄選竊位。執法亂國。當其盤據保陽。擅作威福。遂徐迎黎。詭言法統。吾輩洞燭其奸。首先否認。滬杭輿論。嚴詞抗拒。是爲我江浙人民反曹之第一時期。迨逐黎施威。賄賂公行。江浙兩省議員。先各省而南下。舉發賄證。威武不撓。是爲我江浙人民反曹之第二時期。及曹氏僭據白宮。薄海同憤。江蘇教育會議決十月五日爲國恥紀念於前。國會志士復議請出師討賊於後。仗義執言。爲天下倡。是爲我江浙人民反曹之第三時期。以兩省民意之發達。人格之純潔。復居於文化經濟之中心。自應維護休養。爲國家保存一片乾淨土。爲前途留一線生機。以待時局之澄清。

不意我江浙人民。智識愈高。愈爲彼僞所不容。質地愈美。愈爲大盜所垂涎。雖日受舉國怨謗。詈咒。而毫無感覺。我兩省人民。嚮義最早。舉義較遲。原冀其自圖晚蓋。彼昏不知。反敢與吾民尋仇。以剷除威揚爲冀端。詎知威揚所部。原係正式國軍。與彼黨招納豪寇。資爲爪牙者。判若霄壤。觀其守正不阿。與暴力奮鬪。出死入生。經敵軍盡力摧殘。尙未滅其精銳。輾轉入浙。靜受編置。論人類相與之義理。當濟難扶危。論其爲節制之帥。更當儲爲國用。藉令朝三暮四。餓附飽颺。浙人具有常識。豈肯容認遺累。屯駐邊境。城市無驚。以鄰爲壑。詎彼今日顧勞。彼輩總總過慮。相驚伯有。抑何庸人自擾。乃爾揆其處心積慮。蓋以爲浙人一日不屈。正義一日不滅。斯曹氏賄取之僞總統。一日不安定。舉凡賣國行爲。終無由恣其狂慾。故欲置諸刀俎之上。而任意魚肉。如其巡閱境內之自由。雖微威揚。不患無假借之口實。年來彼方舞牙弄爪。對浙食指屢動。人民固已洞若觀火。黔驢之技。原不足慮。所慮者大慙未除。國民終難安枕耳。吾民奮力討賊。原基於正當防衛之義。師直爲壯。有何憚懼。此吾浙民所宜省悟者也。蘇浙唇齒相依。安危與共。反抗賄選。志趨融合。政治上之友誼。較骨肉爲親切。此次不得已而用兵。意在剷除政治障礙。至蘇浙人民情感。因艱難共濟而愈摯。蘇人素明順逆。如能贊助義軍。驅除曹黨。則浙軍對蘇。決不以一矢相加。蘇民之敵。既與浙同。則對敵行動。應無二致。此蘇民所宜省悟者也。尤有進者。江浙素稱富饒。席豐履厚。安常習故。非常之原。黎民所懼。此次軍興伊始。畏難慮禍。情或不免。詎知利害之判。在目前。是非之判。在千秋。歷來和平空談。只論利害。不論是非。泥此不變。天下後世。其如之何。而况寇氛方熾。戰雲密布。實逼處此。甯能苟安。語云。毒蛇螫手。壯士斷腕。倘再因循。則誤國誤鄉之咎。誰其尸之。真正和平。須以自衛能力爲代價。今曹

氏亂國之禍。迫在眉睫。鳴臬毀室。侵入堂奧。尙復諱言攻守。從事甯息。是何異劇盜入室。反以捕盜者爲多事。縱盜者爲和平乎。尙望兩省明達。指導羣衆。曉以大義。忍一時之痛苦。方能謀永久之安甯。永祥束髮受書。粗明政理。本視民如傷之懷。懲不戢自焚之戒。大敵既去。戰禍立弭。分權自治。本諸素懷。敢有貳志。神明殛之。專佈悃忱。敬希亮察。盧永祥江印。（九月三日）

▲盧永祥致外交團電

北京領袖公使。轉各國公使。上海領袖總領事。轉各國總領事領事。北京外交團。上海領事團均鑒。現在北京稱爲總統之曹錕。在中國軍人之中。最爲缺乏常識。而且聲名惡劣之一人。民國元年。曾縱兵焚掠北京。又曾因擁護帝制。領兵入四川。卒爲蔡錕將軍所擊走。嗣後駐軍保定。多歷年所。儼然與北京爲敵國。曾以兵力逼走徐世昌及黎元洪。又爲臨城事變之罪魁。其履歷爲國民所記憶者。大率類此。去年以金錢賄買議員。選爲總統。尤爲全國人民所反對。其反對不僅爲賄選也。蓋根本上以承認曹錕爲總統。爲民國之差耳。乃曹錕竟毫不覺悟。居之不疑。且無所往而不爲超慮的亂國行動。擴張軍備。對內作戰。擾害地方。危及國家。本總司令爲維持國家秩序。并地方永久之和平起見。但知曹錕爲國民之公敵。內亂之禍首。不得不取必要之手段。執行國民之公意。以討伐之。用特專電通告。即希查照備案。至於向由本聯軍管轄及此次師行所至各地方。所有僑民生命財產之安全。當然由本總司令負完全保護之責。合併聲明。并希轉達。實所至盼。浙滬聯軍總司令盧永祥江印。（九月三日）

▲臧致平楊化昭致齊燮元電

各報館轉和平代表諸位先生台鑒。四省對浙稱兵。風雲險惡。此事造端

頗有牽涉敵軍駐浙一事。爲興戎之原因。致平等深佩諸公酷愛和平之熱忱。尤不願以百戰餘生。貽害於江浙兩省之父老。今擬表明萬不獲已之苦衷。以期天下人作萬一之諒。爰電告齊撫萬先生一文曰。南京齊撫萬先生鑒。天禍民國。兵亂連年。致平等受國家一成一旅之寄。捍衛牧圉。不敢告勞。詎料鋒鏑餘生。動爲異己所攬。致平等不忍以保衛地方之軍隊。從而荼毒地方。又仰慕浙江盧督辦素能主持正誼。安民保境。上下歸心。聲應氣求。望風投止。祇綏安之是。斷距非分之敢存。區區此心。可質天日。豈意征鞍未解。謠誣朋興。謂浙軍容留客軍爲得罪鄰省。謂致平等俯受編配。爲蓄有野心。客難紛來。責言交至。不知致平等所部爲國家正式軍隊。乃頻年受人逼迫。任意凌侮。致平等若聽人蹂躪。非惟壯士之羞。亦實國家之恥。是以苦戰於閩。奔走於贛。棲息於浙。在致平等爲國家愛惜武力重視職守。故得全軍至此。然各省疆吏。亦無任意解散國軍之理由也。今貴省乃以浙江收容本軍爲啓衅之由。聯合閩皖贛各省。示威迫脅。謀報紛來。致平等暫住浙境。於人無尤。更不忍兩省父老人民爲致平之事。深起恐慌。致罹兵禍。今因戰機既迫。萬不得已。擬與公約。如公以閩贛浙三省或未能解散。或未肯解散。敵軍爲憾。則致平等願率所部。迅離浙土。前赴貴境。忙聽鞭策。公可劃出郊原隙地。俾敵軍暫得容駐。公可蒐討精銳。親臨檢閱。解散容納。悉惟尊意。敵軍自當整軍前進。以相周旋。勿得藉口興戎。咨逞暴虐。徒苦吾江浙人民也。慷慨陳詞。立候明教。臧致平楊化昭江印發外。伏乞鑒察爲幸。臧致平楊化昭江印。（九月三日）

▲盧永祥之誓師辭

曹錕賄選竊位。罪狀昭然。中外皆知。人神共憤。本總司令受浙滬各將領公推。總領義師。弔民伐罪。今當師行伊始。謹揭正義。申明職責。告予有衆。

第一須明軍人地位。國家干城。非同廝養。故軍額擴充與收縮。均以國家利害爲理由。不以個人利害爲前提。曹錕日日刮餉增兵。舉國周知。乃獨藉口解散。楊稱兵東南。其處心積慮。蓋欲永久把持政權。必先剷盡異己。我浙滬軍人。祇知有國。與曹錕利己主義。積不相容。且在彼心目中。凡効忠於國不効忠於曹者。皆可作賊。楊觀今日除甲。異日除乙。勢必使國中好義知恥之軍人。同歸消滅。而後快。天生元凶。造此浩劫。國賊未除。何以家爲。與其死於私人刀俎。何若効死疆場。爭公義。非爭私利。爭人格。非爭地盤。此義應共瞭然。第二須明軍人責任。捍衛國家。本屬天職。軍隊餉糈。身家贍養。悉是人民膏血。理宜利害與共。今日人民痛恨曹氏。幾若不共戴天。南方各省。明遭屠戮。北方各省。隱受割割。死於貪吏。死於凶年。死於苛稅。死於盜匪。然而人民無可如何。蓋自軍器革新。萬非斬竿揭木。所能舉事。以故賢豪飲泣。父老吞聲。對於軍人。馨香禱祝。以求援救。若解倒懸。軍人若猶坐視。而不愧對人民。當來嚴重之時局。義當負嚴重之責任。羣衆使命。無可諉避。此義應亦瞭然。秉此二義。遂生兩大信念。第一信念。曹氏摧殘守正軍人。我爲守正軍人。戰則守正。軍人必表同情。第二信念。曹氏殘殺全國人民。我爲全國人民。戰則全國人民必表同情。以全國軍人全國人民助我義師。何敵不摧。何堅不克。勝負之數。豈待耄耄。願我有衆。慎守紀律。以保令名。人民田廬。秋毫勿犯。一志殺敵。不屈不撓。懲彼獨夫。奠我邦國。天日昭臨。不渝此誓。浙滬聯軍總司令盧。

▲盧永祥致西南各省電

廣州孫中山先生。許總司令。廖省長。湘軍譚總司令。宋軍長。魯軍長。滇軍楊總司令。范軍長。胡軍長。桂軍劉總司令。豫軍樊總司令。胡展堂。汪精衛。李協和。程頌雲。伍梯雲。張溥泉諸先生。雲南唐總司令。四川樊禹九總司

令。劉甫丞督辦。賴德祥司令。貴陽唐督辦。劉省長。遵義熊總司令。但軍長。長沙趙省長。均鑒。自曹錕據有近畿。擁兵自衛。毀法亂紀。賄選竊位。固已罪在不赦。入京而後。政由己出。竭全國之收入。悉索地方財源。全數用之於軍費。以厚集其一姓一系之兵力。猶以爲未足。又復賣國求逞。悍然不顧。斷送國家權利。侵蝕明分。各飽私囊。對於國內。則以排除異己。實行武力統一爲職志。利誘迫威。無所不用其極。始則利用各省之弱點。使之自擾。至於精疲力竭。兩敗俱傷。然後起而乘之。以坐收漁人之利。務使根本剷除。而後已。蓄謀亂國。一至於此。苟任其久據要津。大肆淫威。橫流所屆。伊於胡底。此所以毅然決然。而爲興師討賊之舉也。素仰諸公扶植正誼。銳意改造。對於亂國之曹錕。早已聲其罪而討之矣。顧或以形勢多梗。或以調遣需時。義師未集。顯戮尙稽。迫於太義。勉効前驅。成敗利鈍。原非所計。惟曹錕既爲國元之公敵。則諸公甯忍作壁上之旁觀。尙希諸公分道出師。兼程並進。庶幾正誼有獲伸之日。大局有復安之望。至於障礙既除。國是待定。尤望諸公本其素抱。發爲政論。依多數國民之趨向。定百年立國之大計。除出師討曹業已電達外。專備誠悃。敬候教言。盧永祥文。(九月四日)

▲張作霖申討曹吳電

(銜略)國人苦兵禍久矣。年來川湘桂粵。十室九空。益以本年旱澇爲災。又延亘十餘年之廣。哀鴻遍地。慘不忍聞。此在稍有人心者。宜如何悲憫哀矜。力謀拯救。乃曹吳包藏禍心。益張毒焰。不特對於被災省分。略無矜恤之心。且更以兵戈慘禍。橫施之於完善之區。士紳之呼籲無聞。外交之責言不恤。是何肺腑。言之痛心。當風潮發生之初。作霖屢向彼方切進忠告之詞。勸其以人民爲重。復書頗以和平爲念。方謂其悔禍出於真誠。乃

墨藩未乾。兵鋒已及。頃接杭州盧總司令江日通電。戎首之責。已有所歸。即聲討之師。不容或緩。夫曹吳穢惡山積。悉數難終。姑舉其榮華大者言之。賄買議員。以竊大位。聚養爪牙。以禍鄰國。人民所希望者自治也。則多方破壞之。全國所企禱者和平也。則一意蹂躪之。甚至自身前以與債責人。而德素則不惜公然承認。外人方以興學盼我。而庚款即施其攘奪之私。賣國喪權。窮兵黷武。語其罪狀。早爲天下所不容。徒以頻年民困已深。不忍使地方重遭兵燹。偶存投鼠忌器之念。遂益啓其砥礪及米之心。流毒既深。輿情共憤。作霖以國家計。爲人民計。仗義誓衆。義無可辭。謹率三軍。掃除民賊。去全國和平之障礙。挽人民已絕之生機。在同人聯氣投合者。固當深表同情。即彼方夙受排擠者。亦可共知覺悟。師行所至。塵市無驚。但期元惡伏誅。絕不株連旁及。天日在上。實鑒斯言。敬布悃忱。伏希公察。張作霖支印。(九月四日)

▲孫中山之宣言

去歲曹錕散法行賄。潰亂選舉。僭竊名器。自知倒行逆施。爲大義所不容。乃與吳佩孚同惡相濟。以賣國所得。爲窮兵黷武之用。藉以摧殘正類。消除異己。流毒川閩。四海同恨。近復嗾其鷹犬。突浙江。東南富庶。橫羅鋒鏑。似此窮凶極戾。誠邦家之大怒。國民之公仇。比年以來。分崩離析之禍。烈矣。探其亂本。皆由此等孤鼠憑藉城社。遂使神州鼎沸。生民坵墟。本大元帥夙以討賊戡亂爲職志。十年之秋。視師桂林。十一年之夏。出師江右。所欲爲國氏翦此蠹賊。不圖宵小竊發。賊行頓挫。遂不得不從事於掃除內孽。綏輯亂餘。今者烽煙雖未靖於東江。大戰之機已發於東南。漸及於東北。不能不權其緩急輕重。古人有言。豺狼當道。安問狐兔。故遂趁日移師北指。與天下共討曹吳諸賊。此戰醞釀於去歲之秋。而爆發於今日。各

方並舉。無所謂南北之分。祇有順逆之辨。凡賣國殃民多行不義者。悉不期而附於曹吳諸賊之下。抱持正義。以澄清天下自任者。亦必不期而趨集於義師旗幟之下。民國存亡。決於此戰。其間絕無中立之地。亦絕無可以旁觀之人。凡各省將帥。平時薄物細故。悉當棄置。棄其精力。從事破敵。露布一到。即當尅期會師。凡我全國人民。應破除苟安姑息之見。激厲勇氣。犧牲軍民同心。以當大敵。務使曹吳諸賊次第伏法。盡摧軍閥。實現民治。十三年來喪亂之局。於茲救平。百年治安大計。從此開始。永奠和平。力致富強。有厚望焉。布告天下。咸使聞知。(九月五日)

拉夫新樂府

(清波)

勿拉我。爺勿拉我。爺我爺辛苦。推小車。血汗換錢活。一家爺在一家。
飽爺去兒牙。牙牙嗟乎。勿拉我爺。
勿拉我子。勿拉我子。我子大病。午甫起。肩不能擔水。鳥能負弓矢。驅迫上戰場。嗚乎。但有死撫孤。辛苦二十年。忍見屠兒若屠豕。吁嗟乎。
勿拉我子。
勿拉我。夫勿拉我。夫。甕中米。無隔宿儲。上有邁姑。下有哀雛。有聲無力。向天呼。吁嗟乎。勿拉我夫。
勿拉我哥。勿拉我哥。我哥新婚三日。過新人。顏如玉。嫁衣猶綺羅。哥在阿嫂親。描蛾哥去。阿嫂淚如河。哀哀無情矢。勿射鴛鴦窩。吁嗟乎。
勿拉我哥。

●東南風雲影事詩十首

(光佛)

全鞭快馬逐香塵。	又種三生未了因。	不信五湖佳麗地。	而今無一沼吳人。
漫云一顧卽傾城。	且待雲英下玉京。	素女大丹功正熟。	拚將好夢報盧生。
白門秋柳自年年。	黃浦江風捲暮烟。	好趁新歡銷舊恨。	寒山烽火照無眠。
玉京絨札未嫌遲。	記取黃昏月上時。	海誓山盟如可侍。	不須青島寄相思。
金粉風流誤六朝。	淞江潮接廣陵潮。	潮生潮落無人管。	強弩三千恨未消。
碧雞飛上鳳凰台。	却遣青鸞作鴛媒。	終是秦淮烟月好。	羊車滿載美人來。
莫愁依舊在盧家。	鼓角聲中自浣紗。	他日扁舟湖上住。	漫同神女鬥鉛華。
密結同心喪亂中。	靈犀幾度託飛鴻。	青驄早向西陵道。	蟋蟀而今不在東。
鸞飄鳳泊太荒唐。	失水蛟龍不敢狂。	一樣風塵離合事。	輸他帝子走南陽。
繡針暗度日如年。	對面蓬山路幾千。	倘許靈槎通碧漢。	秋風團扇不輕捐。

(節錄民國日報杭育)

十二年份全國新設公司一覽表 (續)

記者

▲已在農商部正式註冊之公司

年來我國工商日漸進步。各種企業。亦隨發達。茲據本社特別調查。去年一年(十二年份)全國新創設之公司。曾經在農商部正式註冊者。共計六十餘家。事業類別。凡三十餘種。可見各種事業之發達。頗為平均。中間以銀行為最多。共佔九家。麵粉業次之。佔五家。輪船電燈公司又次之。各佔四家。資本則自最低五千元以至最高三百萬元。觀於此。可以見我國工商業之大概也。茲將調查所得。繼續列表。倘有舛誤。幸希各該公司。加以指正。或有遺漏。亦望來函補充為盼。本表尚未揭載農商公報。並以附註。 記者識

商號	營業種類	資本	股東	監察人	董事	支店所在地	設立年月	註冊年月	註冊事由	註冊號數
信通商業儲蓄銀行	商業儲蓄	銀二十萬元	無限	監察人	董事	本店設上海英租界河南路	民國十年十二月	民國十三年四月	設立	第九百十九號
利和織物股份有限公司	專織線氈桌巾提花	銀五萬元	無限	監察人	董事	本店設天津河北張公祠西路北	民國十二年一月	民國十三年四月	設立	第九百二十號
				史久鰲 吳燦卿	均住上海					
				倪錫純 胡潯生 孫鐵卿 馮世昌 郭瑞生	均住上海					

條布
愛國
布

監察人

王培之 住北京東珠市口
周鏡泉 住法租界

志信林業
股份有限
公司

承領官

有限

銀十

董事

本店設吉林
汪清縣

民國十一年十二月

民國十三年四月

設立

第九百二十一號

山伐木
製材收
買木材
並經營
森林各
種副業

六萬
元

甯紫垣 均住天津
解銘臣
王勛卿 住寧安
劉淑文 住黑龍江
監察人 田象乾 住哈爾濱

東南植業
股份有限
公司

銀行

有限

銀五
十萬
元

董事

本店設上海
九江路山東
路轉角

民國十一年七月

民國十三年四月

設立

第九百一十二號

奚光華
鄒卓然
萬祥勳
徐聯珏 均住上海
嚴家灼
沈應鏞
婁裕熊
劉同春 均住南京
韓世昌
監察人 孫長年 住南京
曹鍾麟 住上海

大中市建
築商場股
分有限公

建築
商場
收取

有限

銀四
萬六
千九

董事

劉占元
梁允濟

本公司設山
西省城大中
市

民國二年五月

民國十三年四月

設立

第九百一十三號

司	天寶渠灌田股份有限公司	協昌玻璃廠股份有限公司	震華製造電氣機械廠股份有限公司
租息	開通水利灌田	機製各種電燈花罩及各項料器	製造電氣及機械並發售電流
	有限	有限	有限
百八十元	六萬元每股一百元	銀三萬元	銀二百五十萬元
石憲文 覺濬 王文明 監察人 王承基 徐一清 均住山西省城	董事 徐世昌 袁克定 謝忱 謝宗汾 監察人 張鏡芳 均住天津 住天津	董事 何觀林 馮熾南 何星槎 監察人 陳騰芳 張仁泉 均住上海 住上海天潼路 住上海五馬路 住上海楊家坊山 住上海河南路 住上海五馬路	董事 施肇曾 楊翼之 管祥麟 吳熙年 章仲和 均住上海
	本公司設河南濬縣大賚店分公司設濬縣鉅橋	本店設上海美租界胡家木橋路總發行所設上海英租界湖北路	本店設江蘇武進縣戚墅堰
	民國十二年十月	民國十年九月	民國十年十二月
	民國十三年四月十日	民國十三年四月	民國十三年四月
	設立	設立	設立
第九百二十四號	第九百二十五號	第九百二十五號	第九百二十六號

興興電氣					
股份有限					
公司					
電燈					
有限					
銀五萬元					
董事					盧筱嘉 柯鴻年 吳恆孫 丁少蘭 朱鈞弼 施肇祥 監察人 蔣尊禕 盧學溥 張一鵬 鄧文藻 楊稚鴻
顧詠葵 魏樹森 馬士杰 王容甫 顧觀沂 薛鈞培 方策 監察人 姚壽昌 洪承銘					均住北京 均住北京 住揚州 住漢口 住天津 住天津 均住上海 均住上海 均住江蘇
本店設興化縣北城外城根					
民國十年一月					
民國十三年四月					
設立					
第九百二十七號					

(未完)

自由論壇

(本欄歡迎投稿)
(作者自負文責)

江蘇人所造之戰因

(吾賤)

江蘇人不滿於李純而李純死矣。當時蘇民欲乘機廢督裁兵。制憲自治。齊變元則利李純之死而謀奪其位。乃結蘇紳以自固。蘇紳竟起而擁護之。通電政府。保其督蘇。是有二義。一則以爲李純雖死。其兵仍在。失其統。恐生變亂。再則以爲齊以紳士之力。得踰高位。握重權。不難以恩義與相周旋。蓋利用悍將以馭雄兵。則蘇紳亦足引以自豪。且倡言自治者多爲在野之青年。紳亦決不容其奪紳矜之職。而結託官府以自固。尤爲中國紳士之慣技也。若謂其敢明目張膽。擁戴直系人才。以贊助洛吳武力。統一之說。則吾敢言柔媚取巧之蘇紳未必有此勇氣。夫齊變元既爲蘇紳所擁戴。則雖重苦蘇民。蘇之紳士不能不稱之曰賢明。而齊於私誼亦克表其纏綿之致。惟對於地方事業則視蘇紳如無物。而蘇紳莫如之何。甚或把持議會者就而乞靈焉。渴望金錢者利其權。導准督辦。以爲由督軍出面借外款可以坐分其利。至於一省之真利益。如實業則紳士視爲個人發財之捷徑。如教育則紳士視爲裝飾門面之工具。他無論矣。何暇統籌全局。爲桑梓之根本。人民之命脈計哉。於是賢明之督軍得以輕視蘇紳。紳徒卑恭。督益威重。省長雖蘇人。不敢不聽。蘇紳可得乎。其餘更無能以一言動督軍之聽。一二年來賢明之督軍。雖不難建軍足爲蘇禍。徒以維持現狀之故。既擁戴之於前。更以維持現狀之故。不敢試披其逆鱗。遂至坐視犧牲全蘇以供戰備。舍折節呼籲而外。束手無策矣。若蘇之民。其力不足以與紳士周旋。更何能抵抗官府。徒見其咽淚吞聲。行

就溝壑而已。雖然江蘇豈真無人哉。在野之諸君子乎。其速醒悟。世固無無代價之自由也。維持現狀昨日之所以自誤。恢復原狀。尤今日之所當忌。蘇人不欲措江蘇於磐石則已。若然。則決不宜更任虎狼肆虐於閭閻。非根本圖謀自治不爲功。蘇人治蘇可也。宜由蘇之平民公舉之。外省人亦未嘗不可以治蘇。當由蘇之平民公聘之。更有進者。頽唐之紳士不可任。虛榮之後進不可任。虐使農奴之大地主不可任。惟真正之平民政治。足以福蘇民耳。一誤不容再誤。其勿吝輕微之犧牲而忘永遠之利害。幸甚。

浣溪紗

鐵鉞

珠箔前頭是妾家。隨宜畫舫與鈿車。更移香影到窗紗。
芳草關門雲淡沲。碧蘿通夢月天斜。淺春初試海棠花。

虞美人

半櫻

鳳缸衝。接銀河水。約略神仙事。機絲織恨自年年。不信雲涯。
遠關。鵲橋橫。蟲聲徹夜紛如雨。曙色將離緒。東面也。願似雙星。莫作三心。
五。咽四時更。

慈禧秘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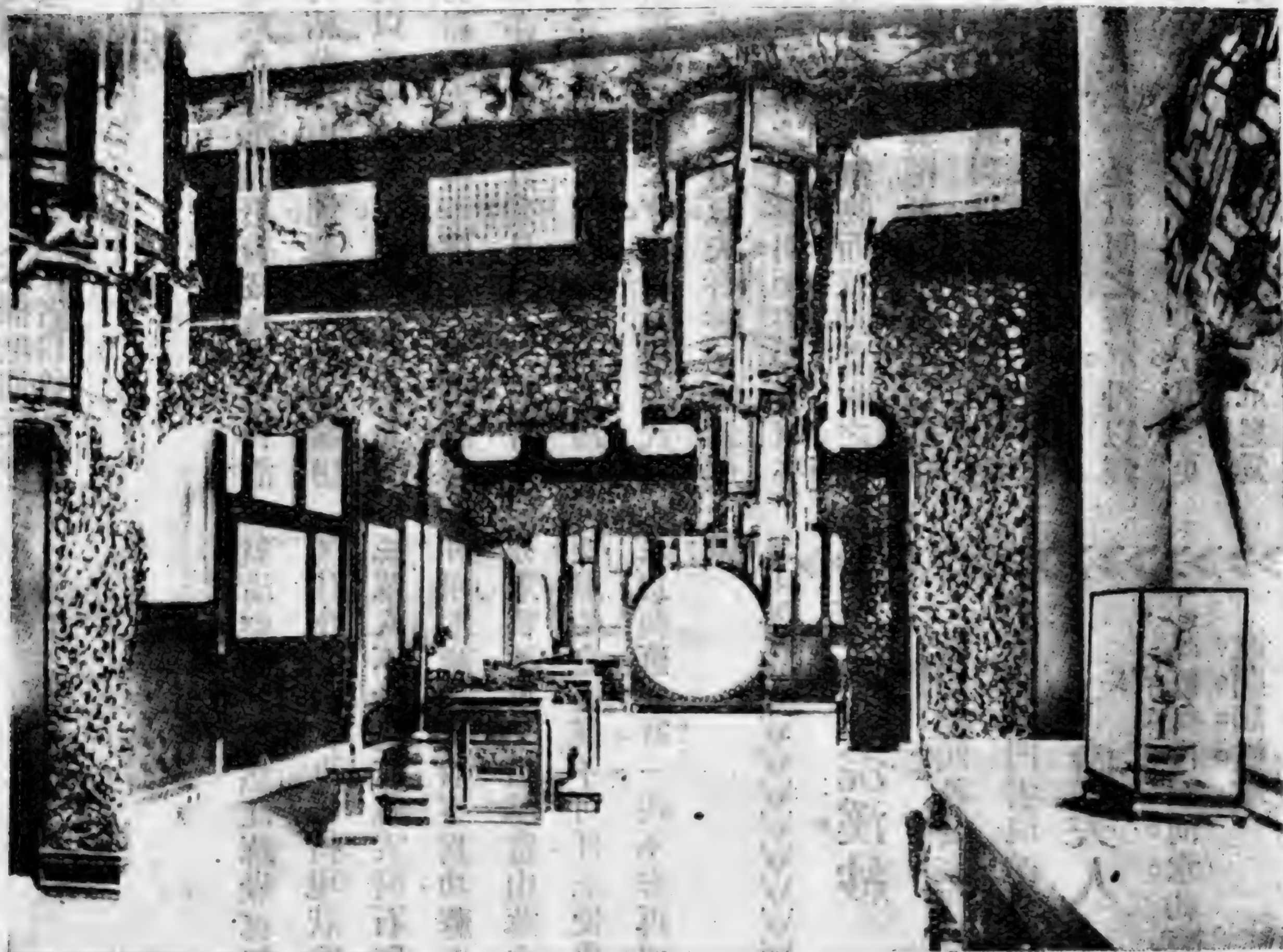
(續)

清廷宮女口述
馬二先生筆記

六

團城玉佛之由來

庚子之前一歲。大學士榮祿方用事。忽有某鉅公之子。投都獻佛之事。某鉅公之子。固無意功名。祝髮爲僧者也。自云。是佛乃整玉雕成。玉得自新疆之莎車。凡三。以三年光陰。費兩萬元之工資。始成佛像三尊。其兩尊供諸名山寶刹。(一在五台山。其一未詳)而以其餘一尊來獻也。榮祿聞言。向之索賄三十萬兩。始允代爲奏聞。某鉅公之子力不能辦。復投大額駙門下。亦被拒不理。最後由其友介紹。投立山門下。立山允爲代奏。其時立山方得寵。一奏即得邀允。某鉅公之子。以佛身斲落之碎玉。大小百餘塊。餽立山爲酬。旋被佛爺召見。問獻玉佛之意。某鉅公之子奏曰。臣已捨身空門。都無功名妄念。如荷聖恩。賞藏經一部。於願足矣。佛爺以藏經爲至寶。未許其請。而另賜以某經一部。計百餘函。凡千餘冊。



佛爺命立山派員赴天津迎接玉佛。計昇夫百人。更番昇之而行。京津路程三百六十里。每日祇行三十里。昇夫云。行至三十里。無論如何。即不能移動一步矣。凡經十一日。始抵京。至六部口。昇夫忽又互相偶語曰。何以今天又不動耶。立山命加派夫役。至禧三百人。依然不能移動。立山親往視察。得狀。馳赴宮內上奏。佛爺曰。汝且去。我親往團城迎之。比佛爺駕至。而玉佛始乃得移動。入團城。佛爺拈香。更拜玉佛入座。佛爺平時。項佩玉章。一聞係乾隆時貢玉。爲國內第一。玉色潔潤。無微瑕。既睹玉佛。因摘玉章。走近玉佛。比視則玉佛之白潤。乃如羊脂。而玉章則分相形弗如矣。佛爺復拜曰。人云此章之玉。爲天下第一。今乃知其不然。是佛固非凡人所能及者矣。遂勅封而退。

按此佛民國而後。仍在團城。

十一年時。外人曾入觀覽。日人估價四千萬元。美人則謂即此一佛。中國已較美國爲富。世界各國無此白潤無瑕之玉質。亦斷無如此巨大之玉質云云。

宮中之賭博

佛爺於賭。無所不能。且無所不精。自紙牌。牌九。以及搖攤。擲骰子。打天九等等。皆當行出色。每逢陰雨連綿。或歲時年節。輒與諸內監宮女之寵幸者。相聚以賭博消遣。賭注以京中當十錢爲起碼。而不得逾銀一兩。願佛爺惟好勝人。非勝不可。且錙銖計較。雖一二錢之微。嘗至聲色俱厲。然宮中人每聞聚賭之令。無不色喜。蓋佛爺雖好勝。而頗能體恤下情。深知內監宮女以及嬪妃人等。多無餘蓄。賭罷輒向負者一一詢問數目。而以相當之賞賜償之。或且厚資焉。故每賭時。與賭諸人。必盡其注以求負。既負則羣曰。祖宗福氣運氣比我等大得多。佛爺乃大喜。某日與賭者三十餘人。皆負。佛爺拊掌笑不已。然偶負。則怒某日。佛爺負於一宮女。佛爺雖不能以賭負之故責之。然卒以他事杖之三十。又一次勝負相平。佛爺亦不悅。是日責人至六七次。

佛爺雖喜勝。然與賭者又不能多負。一日有一內監大負。至京錢百七八十吊。賭罷佛爺召而責之曰。你每月不過掙五六十吊錢。何以能輸這許多錢。大概不是偷我的。即是偷你伙伴的。非打死不可。內監惶急。碰頭奏稱。所負之錢。均係借來。某借二十吊。某借五十吊。某借六十吊。佛爺亦斥不信。卒竟將其逐出宮外。因是宮中與賭者。又相戒不敢出巨注。

光緒帝亦好賭。亦復好勝。某歲佛爺在頤和園避暑。宣光緒帝聚賭。佛爺做寶。帝及宮女內監等押之。佛爺欲帝高興。乃故使帝連勝。帝大勝。賭罷結算。帝贏得當十錢一萬八千餘吊。佛爺命內監盤出錢三千餘吊。計每

吊京錢六吊。累積庭中。令帝取去。實將規其作何舉動也。帝盡令內監盤入寢宮藏之。既而佛爺回京。帝因積錢累累。計無所出。乃諭轎夫先將所積之錢計四千餘串運回。然後再回京。頤和園至京三十餘里。每轎每次至多僅能抬百串。非三四十次不能運畢。轎夫苦之。乃白其事於某大臣。某大臣亟爲代奏。改用大車。將錢運入宮內。自後佛爺每至頤和園。輒與帝聚賭。帝每贏得錢若干串。必昇之轎中。其重量幾爲轎夫所不能勝。轎夫苦之。多方向該管大臣關白。該管大臣訴之佛爺。佛爺笑曰。我故意輸給他。原是欲他賞人的。誰料他竟想做守錢虜。還配做一國之君嗎。自是佛爺遂不再與光緒同賭矣。此事光緒帝前之內監孫永福知之最詳。嘗爲我言之。

宮中之珍珠八寶

宮中司庫之內監。嘗向我說。宮中當初有珍珠八寶。惟宮女及內監得親見此八寶者。頗不多。及光緒帝時代。八寶祇餘其四。據其所言。八寶之名。稱來歷如下。

一、珍珠衫。係乾隆朝某省總督所獻。長如一袍。共計珍珠大小三萬餘粒。最大者凡四。墜於衣之四角。大如龍眼。此衫咸豐時不知因何。忽然不見。其爲失去。或爲何人拆散。則無從攷核矣。

二、珍珠簾。式樣與普通竹製之簾無異。惟其橫絲均小珠穿成。堅線則爲大珠。全體共珍珠萬八千餘粒。至庚子。此簾爲外人得去。

三、珍珠帳。在熱河寢宮內。式比宮中普通之帳稍大。珠粒極小。惟帳之中央懸一巨珠。云係夜光珠。袁項城在熱河時。曾見其物。或云項城在總統時。已將此帳取去。未知信否。但宮中今已無是物矣。

四、珍珠塔。塔爲金質。高約三尺。周層嵌大珠若干顆。其塔尖凡三珠。尤

大自下而上。以次而小。天然成塔尖狀。亦乾隆朝之物。迄今存否未攷。
五、珍珠墊。爲一方上等綉毯。長丈二。闊八尺。面爲綉花。花上各鑲珍珠。
爲同治大婚時所製之物。室中無燈。其珠光可照見一切。光緒大婚時。尙
沿用之。不識宣統大婚時。曾否有此物也。
六、珍珠冠。共有二頂。其一係清室皇后習典禮所用之物。成于乾隆時。
傳代之物也。其一係佛爺於同治時自製者。此二物現尙存于宮中。
七、避火珠。據聞係大清入關時。得諸明宮者。置之火中。可以不燃。附珠
一尺以內。物雖經火而不灰化。然珠之形狀如何。及其大小。乃迄無人能

見之也。
八、避水珠。此係傳說之物。竟如神話。有無是物。本不可知。所謂相傳如
是云爾。據說李鴻章督直時。有漁人入海捕魚。某日。忽於海深處。睹宮殿
入探之。有石几。几上有鐘。啓之。見一盤。盤中一珠。大如胡桃。攜歸以獻李。
李遂進呈與佛爺。然自是捕魚處。風浪大作。附近村落。多飄沒。初尙以爲
是海嘯。久之。該漁人忽悟得毋是珠之故。白于李。復以奏聞。佛爺乃命還
珠原處。於是海中風濤頓息云。

車中見聞雜紀

憶冰女士

▲少婦倚窗坐。容顏憔悴。懷中擁布被。蠕蠕作動。問之。曰。「吾兒生甫五日。即使隨儂奔波。」展
被。則嬰兒方熟睡也。

▲憑窗外眺。布幕歷歷可數。男婦雜坐。歛眉欲泣。仰望車中人。似不勝其欣羨。

▲車停。乘客蜂擁而上。華服者見鄉人近側。怒目相向。鄉人微哂。曰。「不論貧富。逃則一也。有錢
曷不開專車。」聞者大快。

▲夜深。車外昏黑。遙見點點星火。閃爍搖晃。隱約可見戎裝。不知此時兵士心中。作何感想。

▲車中有操旅館業者。含笑語人。謂「戰事於我大利。」聞者嗤之以鼻。

西班牙的梳子

Margaret Brad 著作
馬二先生譯述

(一)引起遐思

愛連貝司坦從舊衣櫥的一隅。忽無意檢得一張高大玳瑁的梳子。這張梳子的背上。雕鏤着無數奇怪的形狀。那顏色分明是赭山池水。還有琥珀色的條紋。宛如日光浮於水面一般。這種梳子多分是西班牙女郎如天仙一般的。戴在她的光黑如漆的頭髮上。愛連此時拈着這張梳子。立在紛亂不曾收拾的小屋中。心中的想像。是清朗的月色。鐵鑄的欄杆。蕩入心的西班牙式臉龐。黑暗中的情人。清脆的檀板。悠揚的絃琴。這當兒裏在屏風的後面接吻。

她舉起眼來向鏡中看看自己的影子。覺得確是不可多得的容貌。於是熱烈的連

忙把那張梳子插在漆黑的頭髮上。她的頭髮本來是分爲兩綹。鬆鬆的垂在頸側。戴了這件裝飾品之後。便把兩頰旁的頭髮撩起。用那梳子綰住。她又沈思了一晌。再向那衣櫥中尋出一對珊瑚耳環來。顏色如玫瑰一般。鮮紅可愛。式樣却如垂葉。她看了一眼。也掛在兩耳上。又照着鏡子。把頭向左右動一動。那兩隻珊瑚葉便在她的兩頰上摩擦不已。



那衣櫥頂上還有一本書。裏面露出一張西班牙舞女的畫片。祇見那畫中人披着極美麗的圍巾。戴着極細密的面網。頭髮是黑的。皮膚是橄欖油色。愛連對於這幅畫中人的姿態。研究了一番。於是又把自己的頭髮左右各挽成一結。分垂於兩頰骨上。她的兩隻大眼。宛似黑暗中的明星。

兩頰微紅而帶暗色。頭髮油黑。光漆可鑑。襯托着上面的那張西班牙的梳子。於是她那垂直的鼻。與廣闊的唇。也就很不甚顯了。她瞧着自己這副妖嬈的姿態。心中很是高興。不一會兒。便有一件奇事。從那張梳子上發生出來。她此時拿了那本書。坐在衣櫥前。很專心的慢慢讀了下去。

(二)意外情史

門鈴陡然一陣亂响。竟把這位神遊西班牙的女郎驚醒了回來。愛連急忙從樓上奔下。到客室內。這日正是星期。她的姑母。姑丈。以及年幼的姪兒女等。均已外去。單單祇留她隻身在家裏。因爲房東巴司坦太太曾在早報上登了一段招客寄寓的廣告。至少須得留一人在這裏。以備有人來詢問。愛連在此宅中。祇在樓上租了一小間。而巴司坦太太則很巴望其餘的兩間空房也有人來住。

愛連走近門便從那玻璃窗中。瞧見一個高高身材。灰色外套的男子。背門站着。她用手將門鈕輕旋。那人便轉臉過來。祇在這彼此照面的當兒裏。愛連不禁「啊」一聲。原來她是認識那人的。在前兩星期中。她在服務的公司客室中。差不多見過那人五六次。第一次也祇是尋常。第二次便稍加注意。第三次。竟高興非常。打量那人。高高的身材。皮肉白淨。略泛紅潤。足證他身體強健。兩道漆黑的濃眉。委實是一個美男子。愛連此時見那人很客氣的。知道他是並不曾識出自己來。

那來客名勒福潘傑。先瞧見她頭上的那張西班牙的梳子。輝煌耀人。宛似水紋錦綉一般。再瞧她那頭髮。如緞子一般光澤。那皮膚又似橄欖油般的色澤。兩隻黑黑的大眼半睜着。雖然祇穿着一件尋常薄絨衫兒。不曾裝扮。却料她必定是一個西班牙舞女。因此他進了門。便除去帽子。微微鞠躬問道。「你有房間出租嗎？」愛連聽了。不覺失望。他原來為此來的。祇這一躊躇中。便說不出一句回答的話來。她停了片晌。想道。「他也許是蹤跡我的住處來的。」這樣一想。方纔又提起些精神來。却不說話。祇略點點頭示意。叫他進來。又見那人祇管把帽子拿在手中。因喃喃的說。「你且把帽子外套擱下。那房間在樓上呢。我引你看去。」她上樓梯的時候。潘傑緊隨在後面。祇瞧着她那兩隻珊瑚耳環。隨着身子的動。在兩頰上亂幌。却令人看着心中也有些蕩動不定。那樓梯又窄又高。且是光線不明。模糊中。祇辨得她頭上那張梳子。閃閃作弧形。相距約兩三步。她引他到一間精緻的住房裏。內設烏木四柱臥床一具。梳妝檯一架。寫字檯一座。兩三張臥椅。還有一個小門半開着。潘傑望了去。知道是浴室。其中也甚光潔雪亮。再一打量面前的伴侶。却有些上下不相稱。她穿着平底鞋。白領垂到胸前。分明是個當書記的人物。而頭上却插着扇子一

般的又薄又脆西班牙的梳子。又像是個下等西班牙女郎。祇見她說道。「這間房。每禮拜租金一磅。」她說此話時。覺得有這樣一位客人光顧。實是畢生的榮幸。祇顧心中快樂。更不察其所以了。再想到這人不久即來居住。更是欣喜無限。幻想中。彷彿已和那人是朋友了。潘傑先時覺得這間房內。無甚趣味。但此時忽覺此女面龐惹人注意。未免心中有些搖搖的。因步至靠窗處。隨着她所指點。向外看。愛連說。「你如住了這裏。便可從窗中望見聖保羅禮拜堂。」潘傑聽她指畫着講說。時時腕臂相觸。心情已是蕩動。忽聞此話。因說。「我却並不需此屋。我是代一個朋友看的。因為有一個朋友。託我於此間左近覓一間住房。」這句一話。登時把愛連的一團高興打消。不由的滿面春風變為秋霜。她的一場幻夢。已被這幾句話驚覺。潘傑見她陡然歡容全斂。也瞧料出她的意思來了。連忙要想個方法。再引逗出她的笑容來。

愛連仔細想着。也覺得無話搭起。却不料對方潘傑。正同此心。彼此默對了一會兒。愛連偶然想起曾與潘傑會過面。便把在某公司客室幾次相逢的事。一五一十的細說起來。祇這一來。兩個人便不由的都坐下來了。潘傑坐在一張軟墊大椅上。愛連祇坐在床頭橫木上。潘傑的兩隻眼睛。祇注在她的臉上。瞧着她那輕顰淺笑。兩道深黑的睫毛。一閃一閃的。便捨不得離去。明知道耽擱的時刻很久了。却依然不說要走的話。兩個人彷彿是老朋友久別乍逢的神情。坐在一處。越談越密。談個不了。這時正屆春天。半日晴暖的光陰。已被他們密談耗去。清寒的薄暮相繼而追到了這間屋裏。愛連正在與潘傑談得起勁的分際。猛然一抬頭。從對面牆上懸着的一面鏡子裏。照見自己頭上。依然還戴着那張梳子。雙耳上並懸着那對珊瑚環。打扮得宛似那圖畫中的舞女一般的形狀。不

覺失聲「啊呀。」立刻把小臉漲得通紅。原來她匆忙下樓時。竟把頭上戴的這兩件飾物忘了。此時却伸手到頭上。打算摘了下來。但她剛一伸手時。那潘傑忽然向她阻止道。「不要取下。還是戴着好。我很愛這樣東西。你戴着這件東西格外的美貌。」他此話彷彿似命令般的效力。她那伸上去的一隻手。不由的便軟洋洋的垂了下來。剛剛却搭扶在潘傑的身傍。剛她想要摘除首飾時。分明已立起身來。此時又復想坐了下去。祇是就近一張椅子已坐着潘傑。很是接近。差不多都可以聽見他心臟隱隱跳動的聲息。這時。她身上流出一股幽香氣味。愈發的使那人心迷了。她立在他的椅子旁。耳上那付珊瑚環。被微風吹着。不住的搖蕩。潘傑也站起來了。望着她頭上的梳子。依稀是亭亭孤樹。撐破青天。便低下頭。細細的賞鑑那漆黑的頭髮。她忽然心中一怕。把頭一扭。那頭上的簪子在他的臉頰上觸了一下。祇這很光澤。像有一層油。立刻似乾柴中火種爆發一般。他的情慾勃發。使用雙臂從後面向她的腰際抱住。機械的一般。她在他的臂圍中一轉身。把頭一仰。恰枕在他的臂上。她明知掙紮也無用。看光景。分明是要和她接吻。她此時倒不怕了。微笑着。半是鼓舞情趣。半是自慶成功。把櫻唇湊上前去。對方的男子當然狂喜。不覺雙手一鬆。愛連幾乎向後仰跌。但祇在她腰肢一閃的當兒。他已雙手捧定了她的臉頰。唇與唇使相遇了。潘傑的一雙眼光。全注她的一雙眼光裏。潘傑的一張嘴。完全把她嘴封閉了。

潘傑忽把她向旁一推。險些兒不會把她跌倒。又連忙扶住她。他心中總想。「自己究竟為什麼事來的呢。」登時情慾全消。一雙碧澄澄的眼睛直瞋着。兩道濃眉緊蹙起。急忙離開了她。那愛連此時。宛似被雷轟似的。渾身的血管都要大喊起來。祇聽得那人說道。「忘了我罷。請你恕我。我

實在沒沒——沒有權利與你接吻。因為我——我已經結婚過了。」她此時不說什麼。也不動一動。呆呆的立着。雙眼直注在他那副含婉的臉上。她心中又是傷心。又是害怕。難道這段風流就此中止了嗎。她很想走向前走。祇是渾身上一絲氣力都沒有了。動也不能動。口中訥訥的說了一聲。「啊。」他聽了這一聲。不由的心中又動了一動。祇見她懶懶的伸出了一隻手來。因湊上前去。她那隻手已抵在他的胸間。她覺得身不由主的。又倒在他的臂中了。他一面用唇吻着她頰旁的鬚髮。一面低聲說。「我實在愛你啊。」她揚起頭來。向他看了看。却又不曾說話。

「你為什麼不說話呢。你明白嗎。你知道你這樣在我懷抱中。我不再和你接吻的用意嗎。快說與我聽聽。或者你曾經許多男子——」此一句即逼得她不能不說了。連聲道。「沒有。沒有。我也是愛——」末一個字竟不曾說出。他緊緊的接着她。偎倚了一會兒。她忽然不自在的掙紮起來。潘傑祇得把手一鬆。放她走開。愛連深深的喘了一口氣。然後一步一步的走到窗前。用前額抵着窗上冰冷的玻璃。自己癡癡的呆想。他也隨了過來。緊傍着站在一起。背剪着手。低着頭。向她看了片晌。猛然覺得本不會希望什麼。也決不能再強迫她偎在自己的臂中。她雖然已長到成人時期。却依然天真爛漫。是一個清白女兒。她並不會研究得那張梳子可以取媚於人。這樣一想。潘傑立刻決捨去。剛走至門首。又回望了一望。見愛連依然頭抵玻璃窗。似乎欲恢復她的勇氣。潘傑想要再看看她究竟的態度。因低聲叫道。「最親愛的。」她忽轉臉向着他。彷彿得了命令一般。潘傑續道。「我是走了。」這句話。似乎是他們二人間已都了解。不必多說什麼。潘傑一面做着手勢。使她領會。她很明白他如此稱呼。便再有什麼要求。也不能不允許。然而看他那副白色的面容。沉重的雙眉。又

明白他必然是因為決然捨去而抱有一種痛苦。當下她毅然點了一點頭。潘傑纔一舉步。忽見愛連霍地跟了來。說：「待我來引你出去。」

(三)好夢乍迴

二人走下那方縱同登的窄窄樓梯。不過方纔是一前一後。此時却是並肩而行。到了客室內。時已昏暗。潘傑正在摸索外套和帽子。愛連已把電燈開了。那人手拿着帽子。迴過臉來。釘着她看。似乎是想把這幅妙容深印在腦筋中。永遠勿忘。在那微茫如燭光般的電燈下。照見她頭上峨峨的梳子。和兩耳的珊瑚葉。他陡然又進前一抱。愛連雖然掙紮。耐他氣力甚大。不能自由。因急說：「不要。不要。」把臉向他臂上一藏。那頭上的梳子。碰在灰色外套上。一隻珊瑚葉緊貼在一邊面頰上。潘傑很不客氣的。捧過她的臉來。熱烈的接了一個吻。帶着一半勉強。愛連委屈着。祇得又和他重溫幽情。耳鬢廝磨了一會。

潘傑忽地裏又決撒般把她推開。愛連伏在桌傍。四肢顫動。雙毛直觸處。爬搔口中說道：「再會。」那潘傑此時一手推着門。方要出去。這一聲又止住了步。答道：「我或者改日也許再來。」說罷。將門一帶。已是去了。這時候室內空氣已換。愛連冷清清的。彷彿是一隻小鳥被那人乍閉於籠中似的。兩隻手捧定了自己的前額。前後的搖動。

她頭上那張梳子。經潘傑屢次樓抱。梳脚已滑出。竟從她的髮中墮落在地毯上。愛連在上樓之前立起來。走向門前看看門戶。並將電燈關熄。那張西班牙的梳子。已被她那平底鞋踏成幾塊。上樓之後。她也不曾覺得。祇是流淚盈腮。心中痛苦不勝。惟有那片片的碎梳子。曾經助她增添了無限榮幸與希望。她因之而能變化容顏。幾於絕世。雖被踏碎。然而這一段風流紀念。永不能忘。愛連每一拈及那又脆又薄的玳瑁碎梳片片。似

乎都含有那人臨別所許「改日或可再來」的希望。

譯者按 Margaret Brady 氏此作。祇描寫男女情慾一時之衝動。而文字細膩已極。篇中之潘傑。本不曾注意愛連之貌。而忽強與之接吻。且自知既已結婚。不能享有向處女接吻之權利。然而仍一再吻之。愛連明知對方男子為有妻者。然亦任其一再接吻。不加峻拒。彼此又互道相愛。愛字豈是如此解法。此實情慾之衝動而已。讀者幸勿被其瞞過。

古今勝遊詩話(續)

冷集叢述之一

宋之問放還。至江南。游靈隱寺。夜月極明。長廊行吟曰。鷺嶺鬱岩峴。龍宮隱寂寥。未得下聯。有老僧燭燈坐禪。問曰。少年不寐而吟。諷甚苦。何耶。之問曰。欲題此寺而思不屬。僧曰。試吟上聯。之問誦之。曰。何不道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之問終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剝木取泉遙。雲薄霜初下。冰輕葉未凋。待入天台路。看余渡石橋。僧一聯。乃篇中警策也。遲明訪之。已不見。寺僧曰。此駱賓王也。見古今詩話。愚按是詩亦載駱集。恐係駱宋聯句之作。

前期勘誤表

題 目	頁數	行數	誤	正
國恥紀念與東南問題	一上	三行	團體	國體
	一上	五行	各國	吾國
	一上	十七行	拳匪紀念禍	拳匪紀念
	一下	三行	所當行	所當引
	一下	十一行	以無屈	亦無屈
	一下	十二行	象之	之象
	一下	十六行	諸先生此	亦請以此
	一下	十四行	以此蓋見	以此益覺
	一下	十五行	惟而國民	惟國民
	一下	十七行	壓殘之	摧殘之
	一下	二十行	無爲之師	無名之師
	一下	二十行	明完是非	明定是非
	一下	二十行	以斬得	以斬得
中國之反帝國主義運動	二下	一行		
東南風雲之各方面	三上	四行	目的在山	目的在由
	二下	十二行	衛隊團	衛隊團
	四下	七行	奉張得派	奉張將派
	五上	廿二行	較運軍隊	轉運軍隊

東南戰禍中之江蘇人	六下	十九行	其他	其他各
	八上	三行	車疲	車夫疲
辛丑議約之回顧	二上	一行	恥可之甚	可恥之甚
	四中	九行	英兵佔	英兵佔
	五下	五行	基基條件	基本條件
	六下	七行	萬鈞	萬鈞
名人錄	末行		受浙廬將領	受浙滬將領